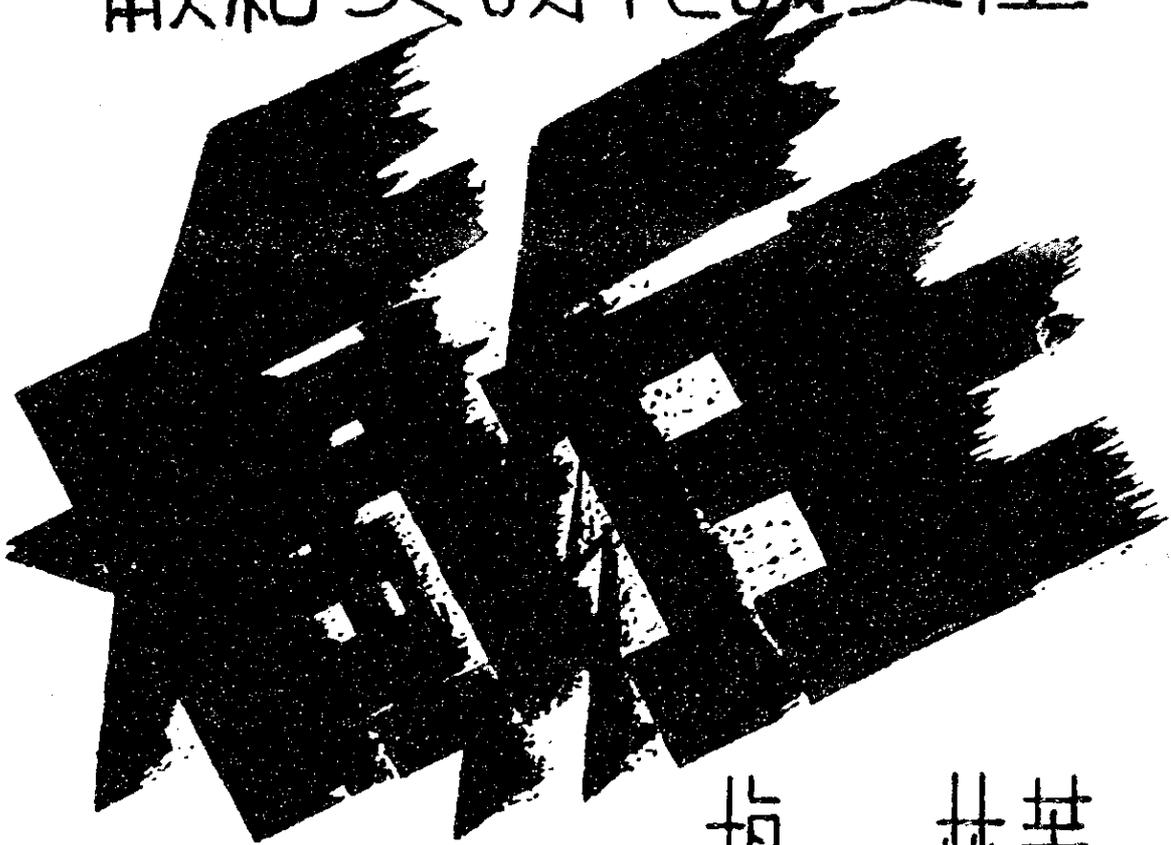


# 獻給大時代的女性



梅 林 著



獻給大時代的女性

# 狂 瘋

著 林 梅

成都文合出版社發行

1945

後記  
陳可爲  
地下火  
失眠  
奇遇  
瘋狂  
目次：

304577

# 癡狂

——獻給在「大時代」重力下呼吸的女性羣



我病了，暴地地夏季的流行病，非常討厭的痢疾。我知道，這是三天前從挑担的小販那裏買來幾個桃子，過於性急，用牙齒啃皮吃下去的結果。我很恨自己嘴饞，並且懊悔自己太過驕誇：——我為什麼不聽那個陌生人的忠告，一定要把桃子吃下去呢？

—— 1 ——  
那個陌生人——知道他是誰？我算是遇到他兩次了，兩次都那麼公然的干涉我的自由，我討厭他就像討厭蚊子，光景他是一個專門假借機會向青年女性討好的人，但是我為什麼又有這種可笑的弱點呢？我一面討厭他愛管閒事，一面又覺得他

並不像那些近似流氓一類的人物——就是那些嬉玩女性抱一杯水主義的女性敵人。他的眼睛多麼正直誠懇。

我這弱點，在現在病的時候，更加重了對我的壓力，我竟覺得那個陌生人有點可愛。

我第二次遇到他是四天前的一个晚上，小王的小同鄉趙明得請兩張世界文藝紀念晚會的入場卷，我同小王一同去了。兩天剛過，人們坐在露天奇梧桐下的板凳上，我同小王坐在對面石階上的亭子裏的第一排，這是最好的位子，剛好正對主席台和放映電影的布幕，我們靠近門窗坐着，當開映電影時，人們從亭子裏站到石階上來，完全把我的視線擋住，而一些比較輕浮的直向我擠挨過來，就像他們乘公共汽車面向女性擠挨過去那樣，連轉身都不能了；我一旋身向他們推開去，站起來並且伸長頸子看向布幕，於是就從我左側後面一個人突然發出干涉的聲音：

「請站在前面的坐下罷。我們只能看見你的背脊骨了。」

我回頭向後左側看去，迎着附近放映機的光綫，一個穿淡白西服，二十七八九歲的人，在對我睜着發光的眼睛。這是怎樣的使人生氣，我立即教訓他：

「站在我前面的人擋住了我的視線，難道我就不能站起來麼？你不能那樣隨便亂說人。」

也許我的樣子太難看罷，他正視我一眼，就避開我的怒目，彎下身子移前幾步拉了一下站在我前面的人說：

「朋友，對不起，請你蹲下去罷，你這樣的站着後面的人看不見的。」

木樁似的擋住我視線的人蹲下去了，我於是也坐下，但我的位子給一個搶便宜的男子佔去了，我蹬着腳正在發作，坐在後左側的人又去勸他，用着相當純正的北方話說：

「你那位子是人家的，請來這兒罷，我的位子讓給你……」

他的警告完全收到效果，搶佔我的位子的人走開了。他那種做法是從好的方

「也許就是所謂『見義勇爲』，或者也許就是所謂『注重公共秩序』罷。」

但在我的心裏有着這樣的聲音：

「哼！又遇到一個假借機冀動女性討好的人物！」

在中國，特別在目前抗戰時期的大後方，這樣假借機會向女性討好的人物多得像夏天的蒼蠅，差不多到處都可能遇到，我個人就不知道遇見過多少，至少二三十個以上。這種存心極壞的人物，倘使你對他稍爲表示一點好顏色，那末，你就上當了，慢慢他就那麼不自重的跟你搭訕起來，甚至悄悄的將頭伸到你的耳邊，「請問你小姐貴姓？」

對付這種人物，最好用一種莊嚴正肅的態度，不要理睬，或者毫不客氣的給他當場搶白，我一向用這種態度，那天晚上，自然也沒有例外。

第二次呢？又遇到他那麼突如其來的干涉我的自由。

這是大前天，初夏的悶雨下了一整天，鬱然而煩躁，傍晚時分悶雨停止了，涼

風開始從江邊散步過來，藍天上有着水彩色的瓊瑰圖畫，空氣清爽而明朗，人舒適得像剛洗過冷水浴，我同小王走出牢籠似的「慈善房子」，走上附近的石坡路去買桃子。在那路旁邊一座磚房子的大門口，站着一個穿白襯衫的人——誰知道是哪一個？我們從路過的小販的筐子裏買到一塊錢香桃，小王吃了一個，我用牙齒啃桃子皮，正打算吃下去，那站在大門口的人突然說起話來：

「不對。你那樣的吃桃子要生病的。」

聽口書似乎有些熟，我定睛一看，原來就是在晚會里干涉我站起來的那個人。怎麼又在這裏遇到他？偏偏又給突兀的干涉了一次。這是怎樣的氣人啊。我照老法子，沉下臉給他一個釘子：

「真奇怪，我們吃桃子關你什麼事？」

他反而用一種家長似的口調，嚴正的向我們教訓了：

「請原諒，小姐們，我的意思是，小販挑擔子到處走，知道那桃子有多麼髒？」

你用牙齒去嚼桃子皮，算衛生了嗎？——生活在外地，健康是唯一的幸福……

這玩笑不是開得太出奇麼？憑什麼他有權利用這種聲調教訓我們？就憑他是陌生人的地位麼？這簡直豈有此理呀。我正要大發作，而小王却大笑起來，挽着我的手臂就走。自然我不甘心，我大聲的對小王說：「真奇怪，我們吃桃子關他什麼事？」又故意加上一句：「他也不知道新出的香桃有多麼甜呢！」算是給他一個側擊；然後我發狠的接連吃了兩個香桃，同小王走回來了。

「那個人固然太冒失，」小王說：「但他的點是對的。」

「你放心——那樣假公濟私的人物是最可怕的！」

我警告小王，但她只是閃着清秀的眼睛發笑，小孩子一樣。

現在我病了，而且這病是由吃桃子而起的，我想起那個陌生人的忠告，錐似的直刺入我的心臟，同時感到一種悲哀和甜蜜的混合的情緒在內心波動。「生活在外地，健康是唯一的幸福」，這樣有內容的話，適時的，當我一時的不注意，將髒桃

子亂向嘴裏塞的時候，有誰向我說過麼？在動亂的年代，我東西南北的奔走，將近五年，從來沒有人對我說過這種話，也從來沒有人注意過我的健康；而他，一個陌生人，在偶然的場合，看見我用牙齒啃橘子皮就大為不忍，那麼突兀的說出這等關心的話，即使這些話是出自他的日常衛生觀點，或假借機會向青年女性談話，但總之，這種情緒是美麗的，這只有慈愛的父母親密的戀人才能具有的；他。一個陌生人，我即使暴死在路旁邊又關他什麼事呢？然而，我知道，他的話是對我說，的確確實實對我說的，決不是對小王。而且，在紀念晚會裏我向王瞪眼睛時，他明瞭我望我的視線，他那時的所有動作明明是爲了我，是的，明明爲着我，那個陌生人。

「小王，把鏡子拿給我。」

小王在低着頭寫信，不大理會我，只用一種推辭的話對着她面前的椅子說：

「在病的時候，最好不照鏡子。」

光景她在給她的戀人趙以寫信，這使我嫉憤，我叫：

「瞎說！快把鏡子給我——你寫信寫癡了麼？」

小王不大情願的站起來，急急的交給我一面鏡，又急急的坐回去寫信。

我照着鏡子，我看到我的眼睛有着火燒似的紅影，並且周圍繞着晶瑩的水分，宛如清晨露水中的紫葡萄，臉頰上的紅暈褪去了，蒼白而帶青黃，嘴唇，我自覺帶着驕傲的菲薄菱形的嘴唇，灰白如魚肚，三天的痢疾就如此可怕的傷害了我的健康。

倘在家鄉，這時候正是我的母親——啊啊，母親！現在你在北平平安麼？——撫着

我的頭髮，慈和的俯在我臉頰上，細聲說：「養一两天就痊愈了，媽照顧着你。」

這是怎樣的幸福啊。而現在，我流落在幾千里以外的遠方，病了，孤單單的躺在小竹床上，有誰來照顧我呢？小王？現在她就白髮似的給她的戀人趙明寫着熱情的信，完全忘記我的存在了，剛才叫她拿鏡子不是也不情願麼？臉孔老得像家婆的劉某，她正為自己的職業在樓下嘆氣；李芳？哼！那個活像野雞的少婦，正在四處混錢

修飾她的羽毛呢？我連想都不想到她；院裏的幹事小姐們，還不是都在心頭壓着一塊千斤重的石頭，或者在半瘋的心境下，過着沒有色彩，沒有意義，甚至使她們自己也厭惡的「混」的日子？而那一位管理的老太婆，只能用沒有感情的聲調對我說：「你吃一點藥麼？」

我是寂寞而悲哀的。長窗外的青梧桐樹的葉子，從東南晒陽光投進來起稜角的黑影，好像是一些戲弄的魔掌，惡意的逐漸向我伸過來；屋脊上的斑鳩在發出厭人的咕咕之聲，牠們的聲音是這樣的枯燥，簡直是鳥類中最厭人的一種鳥聲；而一隻雛雀站在窗外的樹枝上，竭力的哀啼着；我一翻身，在牆壁上又看到李芳的一些顏色鮮艷的旗袍，順眼看到她的竹床，凌亂的散佈着襪子和內衫短褲，我不敢聽，不敢看，在我的目前，是一張可怕的生活圖畫。我閉上眼睛，煩躁的吞食着自己的悽涼的悲哀，鬱憤；我想，在這個時候，我是不是需要收到一封比較親密的信：「情，你快樂麼？」或者是不是應該有一個「他」坐在我的床邊，那密切的注視我

，說說你安安靜靜的休息，明天病就好了呢。」？我是不是需要有一樣的一個人，這我不能欺騙自己，我需要有一樣的一個人啊。

我又想起那個陌生人的正面面影來了。

「小玉，我寫一封信，請你送給他好麼？」

誰？寫信送給他？」

小玉聽了，嚇，突然放下筆，跑近我的床前：

「你在做夢罷？」她睜着驚疑的眼睛說：「寫信送給他？他是誰？在這裏嗎？」

「她忽然跳起來，拍着手掌，叫原來我的請姐兒也有秘密呀！」

「你鬼什麼秘密？這是正正大大的，你知道，我二十三歲了。」

「噲噲！臉皮城牆一樣厚。」我二十三歲了，虧得你好意思說出來，噲噲噲

——

小玉一邊跳，一邊拍掌，扭動着她那陰丹士林布衣服下的圓臀，敲着鼓，像

在那裏跳新疆舞，她的小圓臉紅得像蘋果；她是美麗有如一隻鸚鵡的，一個相當神經精質並且相當頑皮的二十二歲的女性。忽然她停止跳動，走近我，嘎聲問：

「沒有這回事罷！到來這裏，我們常在一起，從來沒有看見你收過一封信，也沒有去看過什麼人；並且你不是說過，男子們的花頭你是領教過的麼？怎麼現在又忽然有一個他了？」

「現在情形不同，就忽然有一個他了。」

「我好不好將這時候的一剎那的感覺告訴她呢？這完全是我個人的一種想像，一種衝動，沒有別的事情，即使有點影子罷，然而那也是連姓名也不知道的陌生人，我又怎麼能夠說得出來呢？但這反正是解救寂寞的閑談，就順便瞎談一陣又有什麼關係呢？」

「就是那個說我們不要吃桃子的人。」

「啊！我的上帝！」

小王雙臂伸向屋頂，裝出外國女演員的極度激動的表情，一匹小羊似的叫喊著，她的兩條細小的髮辮，擺動得像在風狂中的繩子，眼睛睜得雪亮，宛如黑夜裏的星火，很明白，她在極度的快樂中，我受了感染，也大聲的笑起來。

「但是，且慢。」小王平靜下來，正正經經向我追問：「那末，你們早就認識了？裝着那陌生的樣子，叫我們摸瞎麼？現在說開了，你寄信叫他來看你呀，我馬上給你送去！」

這小鬼把打發無聊的閑談當作其事了，這必須加以查認，否則，傳揚開去，倒是一個很大的笑話。於是我也正經的說：

「別扯遠了。誰認識他？不過忽然想到我的病是爲了吃桃子起的，曾有一個路人偶然說了我幾句，因而聯想起來罷。誰認識他？你別誤會……」

多麼可惜！我們的清姐兒一見鍾情，而人家却不知道！多麼可惜！」

「小王，你再說，我可不依了。」

小王反而生氣了，一隻小牛犢似的衝到我身前，忘記了我的病，出力的揉着我的胸部，使我痛得發出笑聲，而她從牙齒縫裏迸出憤恨之聲：

「抗戰五年了，我們從十多歲變成二十多歲，我們四處走鬪着，到處都是陌生的險孔；做這件事，他們說不對，做那件事，他們開你的玩笑；現在住在這裏的「慈善房子」裏，乞丐似的被賑濟着」；她站起來，掀着嘴唇，睜着怒視的眼睛：「我們的生活是寂寞，煩躁，窮困，悲憤，我們不能有一個較親密的人挽着手走路麼？」她一伸手指着我的鼻子：「在這裏就只有你沒有侶伴呀，連那個管我們的灰頭髮老太太也有一個！就只有你像尼姑似的，生了病也沒有鬼來看你，你活該蒙着被窩去叫媽！你看，我呀？」她跨出大腳步，走到她床頭拿出一齣信，「這是阿明半個月之內給我的信，我讀着這些信，比讀報上什麼大新聞更有味；可是，哼！你有麼？」你這尼姑！……」

小王從氣憤轉成嘲笑，又從嘲笑轉成氣憤，語句不辭費的向我攻擊，彷彿我就

是她的敵人。我知道，倘使有人跟她拍槓，或者認她的「戀愛」，她可以跟人家打架的，現在她兇得像一匹野貓。我看看她那微動的紅暈臉色，我的心起着辛酸的需要。我細聲對她說：

「你賞心，小主，現在你有點神經病了。」

我感到頭昏，倒身向牆，兩粒溫熱的淚珠滾出我的眼睛，現在我的精神是不是也有點反常？」

「這樣下去怎麼行呢？」

我聽到劉英從樓下回來，坐在她自己的竹床上，幽靈似的低低嘆息着。她也是一個可憐的人物，她比我先進院三個月，我從來沒有看見她笑過一次，只是低低的嘆息着她那一句帶絕望意味的自頭禪：她的臉孔乾枯得可怕，雖年二十五歲，却已有中年婦人的滯暗的皺紋，而且她的眼睛有點閃視，這就使她在運動亂年代成爲一個最孤獨的人；他她的性情並不怪僻，具有良善的性格和小學教員的溫柔的心情。

——抗戰以後，她是一直從安徽老家做小學教員做到這裏來的。現在她企圖能在一個機關裏做錄事，她的字寫得很秀；但這小希望也好像很渺茫，任院將近兩個月還沒有被介紹出去。

「這樣下去怎麼行呢？」

她又幽靈似的低低的嘆息了一聲。這使小王不高興了，她正在試着壓下剛才的激動，重新坐在桌前給趙明寫信。

「我的大姐，別這樣整天唉聲嘆氣罷。」這樣下去怎麼行！「今天過了，明天再說，不就行了麼？」

「就是哪，」劉英愁苦的瞬着門視眼說：「事情沒有辦法，這樣下去怎麼呢？」

「你又來了！」小王跳了起來。

但在這個時候，樓梯上傳來一陣急促的高跟鞋聲，琴芳一抹白撲粉花似的掩

了進來；她丟下了一瓶桔精酒和一包東西，就開始像踢足球的老遠向她的床下擲出脚上的高跟鞋，赤着腳站在地板上，她的艷麗的臉頰上沁着汗珠，她扯下她的西式白綢短外套，解開襟扣子，露出雪白的胸部和乳裕；她這些動作，光景也有些病態；她鮮艷似的在地板上移動着，興奮地解開那包東西。

「去他的！來，我們來痛快的喝一杯，」她痛苦的咽着口水，「這是冠生園的廣東香腸，滷舌子，鷄蓉包子」，她找了三個杯子各各斟滿，她自己先喝了半杯，「你們來喝呀，小王，劉大姐。」她臉轉向我：「唔，你在生病，不能吃；但不妨喝一杯，桔精酒可以殺死病菌。」

「小王猶豫的看了李芳一眼，立即下了決心似的拿起杯子；劉英也讓謙遜的拿了一隻包子；而我拒絕了李芳發明的可以殺死病菌的桔精酒。平日我是不大滿意她的「混錢」行爲的，最近一個星期有過三個男子來看她，她對我們說這是她的同鄉；但他們的不同服裝和南腔北調的方言，證明是她新認識的朋友。她住在這裏

是當作旅館的，而且她認為這西式的別墅似的「慈善房子」比旅館更清淨，便宜，一個月才一百元，容裝不必担心，防盜洞就在對面的小坡下；這裏的所有規則，她全部不管，她只常常出去混錢修飾自己的羽毛；今天她的興奮，顯然是在外面受了刺激的反應。我看她母牛喝水似的喝桔精酒，臉頰紅艷得如同一朵盛開的芙蓉，她咬扯着一條香腸，鮮紅的嘴唇嬌媚的顫動着，從端正的小鼻子裏發出一連串的媚笑聲。

「嘿嘿，我們乾一杯，去他的，我們乾一杯，嘿嘿……」

她媚笑着，潤澤得如同露水的美麗眼睛流盼着，她搖搖幌幌的找小王碰杯；但小王開始避開了，拒絕。

「我剛才跟你乾過一杯，現在我不能再喝了。」

她又搖幌到劉英面前，依舊媚笑着：

「來，劉大姐，我們乾一杯，我們是最親愛的……」

劉英愁苦的說：

「你知道我是向來不會喝酒的呀！唉，這樣下去怎麼行呢？」

季芳失去了所有的嬌態，把酒杯狠狠的摔在地板上，潑婦似的吼叫起來：

「連你也欺侮我麼？哼！什麼東西，我，一個高貴美麗的女人，你這乾枯的老家婆也配跟我一起喝酒麼？你也不去照照鏡子！」

她潑罵着，用另一隻杯子乾了一杯；然後扯去她的潮水色綢旗袍，僅穿着乳褸和三角短褲，全身顯露出來，一條肥白而苗條的蛇似的，在房子裏四處扭動着，潑罵着。

「這世界，那一個是好東西，全是些下流胚子，只會欺侮我，我永遠給你們欺侮麼，永遠給你們玩弄麼？我要復仇，復仇呀！去你的，你們那些混蛋！」她忽然又媚笑起來，嬌聲嬌氣的細聲說：「只有我是一個好人，一個美麗聰明的好女人，你們看，我的身體多麼豐滿，我的大乳房餵過愛人和肥胖的小孩呀。瞧，我還會跳舞

呢……」

她擡着地板跳華爾茲舞，又舞動手臂和大腿，說是探戈舞；於是她開始大聲的  
號哭……

「我的偉呀！你和孩子克朗死得好慘呀，日本鬼子的飛機把你們炸得看不見骨頭，嗚啊！我的備我的克朗！你們死了，剩下我一個，我沒有了家，我到那裏去呢？我到處受人欺侮，受人玩弄，我活不下去了啊！我要報仇，打死日本鬼子，打死欺侮我的混蛋……」

她咬着牙齒，抓住一個杯子，出力向小玉摔過去，這使我驚坐起來；而小玉驚喊了一聲，閃過來坐在我的床邊，臉紅紅的喘急氣，顯然她又恐怖又憤怒。

管理我們的那位灰頭髮太婆，被驚動走上樓來，後面隨了十多位幹事小姐，和一陣同住的院友；她們搖頭，皺眉，嘆息；而老太婆用乾燥的聲音對李芳說：

「你這樣鬧怎麼行？這裏總也有點規矩！」



裏幽靈似的嘆息聲：

「這像什麼？怎麼在呢？」

我雖然向來倔強，不太愛流淚，在這個時候也感到自己的心在痛楚的哭泣。

一個星期以後，我的痢疾痊愈了，我感覺到恢復健康的愉快；我對自己說，以後再不能用牙齒啃桃子皮吃桃子了，並且要注意日常衛生；生活在外地，健康是唯一的幸福。我想到那個陌生人。真奇異，這一點小小的印象，對我竟如此的深刻。

是傍晚，杜鵑在對面山坡小林子裏啼喚着，牠的哀傷的聲音，已不能感着我，只覺得那聲得討厭。我看着劉英在收行李，她臉上的顯出不常有的笑容；她實現了她的希望，被介紹到一個當家。那天上午，她帶着行李去。她和我們告別，良善的嘆息着，像一個姑娘，帶着眼淚幽靜的說：

「再見，姐妹們。天南地北聚在一處真不容易……」

李芳用一種交際家的聲調對她說：

「別難過，劉大姐。希望你從此有錢，並且結婚，幸幸福福的過日子。」

「那裏敢有這大希望呢。」劉英瞬着門視眼悽楚的苦笑說。

小玉給她握手，簡單的說一聲「再見」，又坐回去寫信。

我沉默着。這平淡的別離，對我沒有什麼感動；在這苦難的年代，不單「生離」是平常的事情，就是「死別」也極普通的；倘爲了平常的分別而流淚是感情的浪費，不值得的。但我對劉英有一種不幸的預感，她的門視眼和澀暗的中年人似臉色，好像已經決定她在職業上也將永遠絕望。正同她在戀愛上的命運一樣。這不是我存有「以貌取人」的一般流俗偏見；主要的是現在社會在怎樣殘酷地虐待着醜陋的女人。也許偶有桃色的雲，金色的希望，在類似劉英的眼前飄閃，但這是一種可怕的捉弄——推她走上興奮的山巔，然後踢她墜入深潭，遭受加倍的痛苦。我想

，現在劉英笑着出去就業，也許不久就會依舊提着她的簡陋然而清潔的行李走回來罷。

我沉默着。

劉英提着行李幽靜的走了。

我自己的職業呢？我不著急，反而對它感到頭痛。現在無論那一種職業，儘管披着美麗或堂皇的外衣，都在那里把女娃當作點綴品，好像飯後招待客人的點心一樣擺擺樣子，甚至機械地窒息她們。我個人，從七七抗戰，由北平逃到漢口，以一個十八歲大學一年級的女孩子，熱情的投入集體訓練的行列，在那裏認識了小王；於是在戰地後方不斷的流轉着；而在一個怕人的春夜裏，一位平日對我「另眼看待」的人物，突然跑近我的床前，泰山似的向我壓下來，我死命拚扎驚喊，連夜逃到別處去，做了幾天辦公桌上的點綴品，又痛苦地逃到這陌的山城。現在提到職業，委實不大感興趣。但我應該做些什麼呢？我想重新讀書，但在外奔跑了這幾年

，所有課本知識都生疏了，尤其是數學英語；倘再入學，那恐怕只有從高中一年級重新讀起。這使我躊躇，而且在「社會大學」裏我已經學習了很多，課本知識也不能滿足我的；其次，我想做的事情似乎還很多，但都不能做。一種無形的牆圍繞着我，一種深重的氣壓窒息着我，使我的心境陷在半瘋狂的狀態中。我在等待着一個美麗的或者可怖的爆發。

小王寫好信，站起來，愉快的說：

劉英一走，我再也聽不到「這樣下去怎麼行呢？」了，真是高興。」

「暫慢高興。」我故意對她說：「劉英有職業了，你做什麼？」

「我做什麼？」她假裝驚訝露出白牙齒，搖着她手裏的信，「我做這個玩意兒

不是滿開心麼？」

我瞭解她這種對自己的故意嘲笑的动作，如她自己所說，她是一個「苦悶的女性」；由於看到過多的人間醜相，以及遭受了過多的冷酷的打擊，將熱情從理想遠

景上收回來，無可奈何地轉移到寫信書上面去的。

「完全適合你的美使你是悲憤的。」  
「恐怕不怎麼開心罷？你老寫着那些信。」

「寫着好玩，今天過了，明天再說。」

「但你的趙明……」

「你的尼姑式的心境，不能瞭解有伴侶的人！」

她跑步下樓去了。

她知道我不滿意趙明，那是一個有着低鼻子，白淨圓臉孔，小眼睛，油滑，自

負聰明，二十五六歲的青年，在一個××裏當科員；他第一次給我的印象就非常之

壞，他睜着鵝似的小眼睛，用一種嘶啞的，雄鴨叫的聲音對我說：

「密斯清，同我們一塊去看『春霄風月』電影。」

自然我謝絕了他，而他却用着極熟的老朋友的態度，學着四川話腔調說：

「去嘛，客氣啥子！」

他是庸俗得難以形容，我警告小玉：

「這種人要當心。小同鄉也不能常接近。」

起初她似乎還聽從，用沉默考慮我的警告，後來她只是發笑，最後她一聽到我提起趙明，給我嘲笑以後，就走開了。我並不覺得奇異，正像小玉不奇異她自己的行為一樣；因為，我知道，她是用一種自暴自棄的心境，在實行她的「今天過了明天再說」主義的，這心境連我都覺得可悲的。

「我就不愛寫什麼信，」李芳在試穿一件湖水色的綢旗袍，在地板上踱步着，「要麼，他來看我，要麼，我去看他，寫信，麻煩。」

她軟軟的拉長聲音說着流行的「綜合句話」，照照鏡子，又歪着頸子看一看她自己的隆突臀部。

「我這件旗袍襯身罷？密些清。」

「完全適合你的美好的身裁的。」

「我麼，我是一個昂頭闊步的未婚小姐，」她以着紅嘴唇半嘲弄的說：「正像那飛着的雲雀一樣自由呢。」

從她的喉間發出一串畫眉鳥叫似的笑聲。

我如頭贊同她對自己的嘲弄和自滿。自從她酒醉那一次後，我同情了她，我看出她的靈魂並不污濁。

她是溫柔而暴躁的，喜怒無常的，性子有如鬱憤的五月天的；在她心平氣靜的時候，像一泓藍色的湖水那麼嫺雅，細心的變更看她的烏黑的頭髮式樣，或者隨意讓它散開，穿着淡藍色的長臥衣，站在窗前眺望，側着小巧的頭聽着樹上白頭翁的洞簫似的鳴聲；或者拿了一本小說，半斜臥的躺在床上，貪饒的一直讀到頭痛為止；而當她憤激的時候，有如一陣風暴，比如，剛纔還是好好的如一泓湖水，現在她却又那麼突兀的暴跳起來，母雞一樣直衝到我面前，教訓道。

「密斯清！一個女人決不能太逞氣，應該收做敢當，乘青年，乘美麗——如果

像你這樣美麗——趕緊抓點錢！」她加重口氣說：「錢，錢是決定一切的！你瞧，有一天，我乘坐四個人抬的自備轎子，」她想起她的肥白的大腿，高併的凝視着秀眼：「就用這個姿勢坐在轎子上面，掛着墨眼鏡！」

她眈眈的傲視着，好像她已經坐在自備轎子上。

「但這是墮落行為啊，」我苦笑道：「我的小姐！」

「墮落？哈，哈，這也算墮落？」她乾笑，然後憤恨的咬著自細齧齧的牙齒：「

一男子們是卑污齷齪狼毒透底的，我們也要用狼毒對付他們，錢在他們手裏，死命

把它撈出來，是的，死命把它撈出來！」

她在房子裏旋轉了一陣，又像風車似的停在我面前，說：

「也許你不能像我這樣，如你所說的墮落行為；你是純潔美麗高傲的，正像天

上的仙女！但是我，」她兇惡的質問我：「誰使我這樣？你會說是日本鬼子；不錯

，這是大家知道的；但是還有什麼原因逼使我過這種苦日子的麼？……」

此刻，她的心完全是在歇斯迭裏的，不可理解的，可怕的。我只有苦笑；並且我也沒有什麼山天道理可以好懇她說，即有，她也說不通的。我的苦笑使她心涼，安靜下來，溫柔的握着我的手說：

「你懂得我了，是不是？這就好了。我，一個知識女性，並非不懂得自己啊。」

她鬆開了握我的手，走下樓，穿上她的西式的白綢短外套，穿起白波高跟鞋，挾着手提包，向我揚一揚鵝似的臂膀，扭動着豐滿的彈性臀部，那末俏媚神，四匹美麗的「白牝馬」似的走出門去了。

我喘過一口沉重的氣，走下樓；是感傷，是憂愁，是苦惱，我分析不清楚，我只感到似乎人類所有的複雜感情都攢集在我的心頭，起着一種無聲的可怕的滾動；我迷惘的走在槐林蔭下的石子路上，我不能具體的感覺，具體的想像，具體的觀察；一隻兇惡的百勞鳥的嘶聲長鳴，才使我的感覺恢復了敏銳，開始覺得清涼的晚風

在我的頭髮上灑水，同時拭去了我的迷惘。我向前看去，在一個墳墓的石欄上，樹林子的繁密枝葉圍面，小池和瀟湖並排地坐在那裏。

我回頭走開去。

「小玉也許是騙的罷？」我想，「但像趙明那樣庸俗的人物……」

手舉我離着小道，走上那石坡路，經過前次買桃子的那座樓房子，我向林門望了一眼，那會經曾失地忠告我的陌生人，不在那裏，只有一個少婦抱着一個孩子站道乘涼。我微微感到失望，又微微感到怨憤。

「他到那裏去了？不在在在那裏麼？哼，笑話，我可不是來看你的，又我出來做夢的……」

我的臉孔發熱，直伸展到耳根；是羞愧麼？我不承認，我大踏步的走開去。

深夜，對面山坡上的杜鵑的哀悽啼喚，又開始威脅我，我感到孤獨和悲涼。——初夏的夜是如此溫柔寂寞。

我們三十多個，大祇是受過高中以上教育的，從各戰區來，停留在這「慈善房子」裏，等待解決職業或升學，每天早晨，唱歌升旗，然後自修，間或有「名流」來作精神講話；每一個名流所講的都是我們早就爛熟了的那一套；他辛苦的講着，我們辛苦的聽着，或者沒有聽到，疲倦的打呵欠。我們倒不如讀些有內容的小說，在那裏面看點人生畫面，看點實際生活的形象。

讀小說在我們之間成了一種風氣。

於是，負責「就開或約些「曾經是文學家」的人來跟我們講話，聽過幾次，並不新穎，他們也大批講那我們早就爛熟的一套。但當那位岳錫，在他的那冊「憤恨」新著裏面曾經接觸到我們知識女性羣的生活的，並且曾經替我們吶喊出悲苦的聲音

蒼的岳陽，出現在我們眼前的時候，我好像被逼在狂風暴雨的山巔上，在恐怖中，面目蒼白的驚叫起來。

他走進我們的講話室裏來，她好像故意替我帶來了一場可怕的疾病，又好像故

意替我帶來了一顆炸彈；我心臟悸動，並且似乎就要炸裂；當時我看了他一眼，隨

即頭部沉重，我俯下頭去又抬起頭來；我昏昏沉沉的看見他慌亂的講着；他並不看

我，但似乎總是將視線看向李芳的淡紅芙蓉花色的臉頰；而她，李芳，不安靜的扭

着她的三指，好像在微笑；我的心一陣寒涼，並且全身顫悸；我向講話人投了憤恨

的一眼，我這才看出他已從慌亂轉到平靜，在講着：

「中國的女性是悲苦的，千萬種的鎖鍊細綁着她們，千萬種的鞭子鞭撻着她們

；因此，首先她們要懂得自己，健康自己，在殘酷的圍攻中，要站穩，即使被擊倒

，也要用更大的毅力站起來，而且要比以前站得更穩，憤恨的揮出拳頭去……」

在我昏眩中，他講着講着，於是點了點頭，一陣掌聲，他在我的眼前消失了。

小玉跳到我身邊：

「原來岳陽就是他呀！」

「我頭痛。」

小玉繼續糾纏我：

「太過興奮了罷？」

我睜大眼睛對她叫：

「你給我走開好不好！」

她靈精的笑一笑，跑上樓去了。

我躺在自己的床上，閉上眼睛，感到從來不曾有過的疲倦。

「起初口調並不怎樣好，慌亂得很，」我聽李芳在對小玉說：「但後來漸漸好

了，你說是不是，小玉？」

「是哪。」小玉嫻嫻的答覆她。

「話也並不怎樣新穎，態度可十分誠懇，他的眼睛好像有點潤濕，你說是不是

·小王？」

「是哪。」

「要站穩，是的，要站穩，」這是李芳在獨語了：「但是跌在深潭裏的人，怎樣站得穩？哈，哈，我怎樣站得穩？」

我抽出薄被單，把自己的頭蒙了起來。

沒有水分的日子，沒有色彩的日子，窒息的日子，抽搦的日子，我再不能忍受；我要像春天的菓樹，壯苗的發芽，燦爛的開花，豐碩的結果；我要坐在美麗的搖籃裏，飛盞在天空中唱我自己的歌；我要求深入靈魂深入血肉的大歡樂，我也不怕從天空中被摔拋下來，全身跌成粉碎的肉醬！

小王說：

「你寫信給他。」

「你知道我高興寫信給他？」

三天之內，我走到那座磚房子的路上去了兩次，沒有一次碰到；這很好，他在躲避我，或者根本對我沒有任何印象；但是，我知道，總要有時候見面。

「爲什麼有這麼大的勇氣呢？我不知道。是的，我不知道，我沒有想到就向那裏走去了；這時候我是昏昏懵懵的，完全是昏昏懵懵的。現在我第三次走出去了，終於遇見他了，他從城裏回來，那末憂悒的樣子，走在石坡路上面；我走在前頭，我感到那末大的激動，全身顫抖着，就好像患瘧疾，但我不走向回「慈善房子」的路，走下向西那的條林蔭小道，我以不能想象的勇氣站在那裏，回頭嚴肅的看了一眼；他遲疑的頓住腳，終於向我走來……」

我忽然清醒，感到軟弱，並且感到羞怯，——我到底在做什麼？

我一直走下茂密的小黃泥路，坐在那作爲林圍的高陽的草地上，面朝着坡下的一泓藍色的大魚塘；那佈滿着綠萍的塘邊，許多破破爛爛的婦女，在跪着洗濯她們

一輩子也沒有機會穿過的美麗的時裝。

他走到我的身邊，似乎在嘆息着。

而我用沉默，羞怯，和帶點憤懣的奇異情緒支持我自己，我抬起頭瞥了一眼他的慌亂的眼睛，我很想用憤怒的語調對他說：「你嘆氣麼？」

他不安的站在那裏，蒼白着臉孔，說出他的話：

「你是可怕的，你的眼睛，你的聲帶，你的臉孔，以及你的嘴和全身的动作，當你發怒的時候……」

我笑了，這正是我所要聽的，我並沒有冒險；而且，這奇特的說明，如此新穎，這要比庸俗和虛偽美麗過幾千倍。

「我想，我說了這幾句話，就應該走開。」

我沉默的看完他的眼睛，起初它是堅定的，憂悒的；而後轉成惶惑迷惘，終於避開我的視線，看向坡下的藍色大魚塘。

我感到愛悒和羞怯，近乎窒息的沉默着，——我對他說什麼好呢？

但我忽然想起李芳扭手指的態度，我全身一電，我站了起來：

「好，你就走開，我知道李……李芳……」

他睜大眼睛，驚訝的看定我。

「李芳？那一位李芳？」

我用憤怒支持自己：

「就是那位臉頰芙蓉花色的，美麗得像一匹小白牝馬的李芳！」

「我不懂，」他顫動着喉核，咽著口水，搖頭：「我不懂。」

只像走在狂風中一樣，向他頑強的逼進：

「你到底認識不認識她？」

「在我的記憶里，」他說：「除了在紀念晚會里看到發怒的臉，擰起的菱形的嘴，用牙齒啃桃子皮時的天真，和我被人拉去不得已走進講話室看到一對睜得大大

的奇異黑眼睛，刀子似刺着我面外，我沒有看到小白牝馬。

我繼續堅定看着他的眼睛，而他回答我的是一種回憶的直視，我感到羞愧了，灼熱燒着我的臉頰，我低下頭，重新坐在草地上。

「請你坐下罷。」

他嘆息着，坐在我的右側，說：

「你的航進是直線的，速度非常之快，戰鬥機一樣。你：你是奇異的。」

我第二次不能自制的笑出聲來，並且覺得有點眼濕；他對於我的行動與有如此敏銳的感覺，而語言又如此新穎，「戰鬥機一樣」，這該是多麼生動，我自己還沒有感覺到，他却一下子給描繪出來。我覺得和他更接近了些，我對他說出我的憂鬱：

「你知道，我要求深入靈魂的大歡樂，或者深入靈魂的大痛苦，在目前的窒息日子里？」我說：「我最怕半死不活，我恨透了一切。」

「我瞭解，」他答覆我：「這種要求和感覺在現在是很普遍的；但你的戰鬥方向轉在個人的死角裏了。」他低下頭沉思一下：「把你的血淚塗在爲民族爭出路的戰旗上似乎更有價值的。」

他說得好漂亮，在教訓我呢。

「我塗過，但我不能痛快的塗；而且，只能做點綴品，哼，我可夠了。」

「你可以冷靜下來，分析一下當前的現實，從現象到本質，或者……」他指了一指坡下大魚塘邊沿跪着的洗衣婦，「至少你要看一看那些匍匐着的婦女……」

他簡直在對我上課了。

「你別從書本上摘下些道理來嚇人，」我忠告他：「這些道理，我還多少懂得一點，現在我不能實踐，我要先在自己的生命史頁上塗一道鮮明的紅綫，然後再談別的。」

「你這是自私。」

麼？」

「自私？目前誰不自私？」我設：「並且人類不能有自私麼？百分之百的利他

「這就悲哀了。」

「一點也不悲哀，事實如此。」

「你很固執。」

「也許。現在我正在進行一種報復。一種複雜情緒的報復。」

他站了起來，然而憂悒的說：

「但是我應該走了，同時順便說一聲，我沒有權利預備你的報復。而且一個已經結婚又是一個孩子的父親，在這種場面，他的地位也是不適宜的。」

他用出這一兇惡的武器，相當擊傷了我，我的腿似乎在顫抖，同時那抱着孩子站在門口乘涼的少婦影子，迅速的閃過我的記憶；但是，我這架「戰鬥機」就此回航麼？沒有這樣容易。現在，我恨他，因為他懂得我，看得見我的靈魂。我恨他。

我也站了起來；

「你以為你這一槍擊傷了我麼？沒有。我還在航行；即便選中油箱，我也不怕燃燒……」

「我的意思是，」他扭歪了臉孔說：「你是一匹自由的鳥雀，美觀健康，應該飛翔在大空中，或者棲息在高聳的喬木上面的。」

「現在我就憑着我的自由停在這裏，你不能干涉我的自由！」

「我沒有干涉你的自由，」他激動起來，「我只是想一個母親和一個孩子的：

「是不是也要想一想你的稿費的貧薄？」在衝激中我說出了這一句話，立即感到羞恥，這太刺傷了他，而對我自己也不是光榮的，「我取消上邊說的那一句話，你答應我麼？」

他立即理解了我的意思，臉上開始有神經質的笑容，他摘了一片槐樹葉，用瘰

變的手指揉着，溫和的說：

「最主要的還是注意到你是一匹自由的鳥雀。」

「我禁止你再說這句話！」

「你這性格是悲劇性質的。」他喃喃的說，彷彿在做夢，「可怕的美麗的；我怕，但還又使我和你接近……」

於是，他像沉默的汽笛，忽然爆發出刺激的聲音：

「是不是我們呼吸着同樣的時代氣息，」他叫：「因之我們的性格同樣是悲劇性質的！」

他睜着激動的，光輝的，露水似的眼睛，高聲的笑起來。

我徘徊在「慈善房子」附近的林子裏，我想，我發瘋了麼？下午我做了些什麼事情？那麼大胆的做着非我理知清明時所能做的事？然而，我並不後悔。在他的作品裏我早已看到他的性格，他的靈魂。我愛他。而他懂得我，瞭解我的靈魂；在我

的孤寂靜止的生活底湖裏，他投下石頭，激起波浪，使我生動；在我的窒息的周圍，呼吸困難的周圍，他用靈活的扇子，扇動着清新的風，使我舒暢，我有什麼好後悔的？即使大胆又有什麼呢？要說大胆，小王才大胆，昨天晚上她就沒有回來；而幸芳則經常住在外面的；現在，我不外將生命作第一的開花。我並沒有發瘋。

我好像從高陽地帶往下奔跑，我不可能收住我的步子，我喘息的奔向他；而且，如他所說，我是一架戰鬥機，直線航行的，速度非常之快的。我像小王一樣了，每天寫着熱情的信，我把他當成最密切的日記冊，而他用憂傷的抑鬱的熱情答覆我。於是在一個藍天上有着白玫瑰花似的雲朵的光輝日子裏，我請了兩天假，岳陽伴同我飛到南溫泉風景區去遨遊。

我們在生着藤葛和小棕櫚樹的峭岩下面的小河裏，划着綠色的小艇，穿過柔軟的竹林和迷人的柳蔭，濺起水花，唱着臨時從內心譜出的自然的歌，壓倒嬌弱的的黃鸝歌喉，我高聲呼嘯，風爲我奏着虎虎的拍子，我大聲的笑，山谷愉快的響應我

，我沐浴在自然的懷抱裏，並且以我的清涼和健康威脅着自然。

「我算是洩恨報仇，」我對坐在我對面的岳陽說，他的新刮過頭髮的臉，正在變化着幸福和憂愁的美妙表情：「關德們什麼都不管，常常在這河上盪船豪笑的，今天我們也照樣享受它一下子。」

「但我們不是關德，而且這享受似乎是可恥的。」

「你別煞風景。」我呵止他：「書獃子，這裏不是血肉橫飛的戰場，是美麗得使人發狂的小河呀。該享受就享受，什麼可恥不可恥。」

「你這潑辣的性格，可以成爲最澈底的戰士的。」

「將來也許要做一做那一類的戰士的；但現在這方面的仇恨報復清楚了再講

。」

「我也怕你報復仇恨的對象？」

「也許是，也許不是，」我笑了：「但這五年來所受的苦痛，亟找到補償，而

你……啊，一條大青魚浮起來了。」

「你知道，清，你是可怕的美麗。」

「啊，那條大青魚又沉下水底去了。」

我們又唱起臨時從內心譜出的自然的歌。

傍晚，我們在硫磺質的溫泉池裏，竭力游泳，岳陽扶着我的腰部，但我驚叫着，笑着，使得全溫池的男子們閃着驚羨的眼光，那些肌肉鬆弛了的女人們，嫉忌的看定我；而我，第一次意識地感到自己的驚人美麗；現在我全身玫瑰色，最天才的藝術家不能描繪的勻整線條，以及豐潤的肌肉；有誰個敢和我比賽麼？我驕傲如一個女王，威脅着溫池裏面所有的人們；我旁若無人的歡笑游泳，我盡量享樂我自己。

以後，全身清爽得如同想向空中飛翔，我們停留在以殖民地的太城市為名稱的第一流旅館裏。

有着光潔的棕色的地板，軟綿彈性的沙發，綠紗罩子的電燈，綠色的窗簾，一色的成套的木器；這豪華，我完全理解它的存在價值，什麼都不管，只管享樂自己的關懷們，需要着這種豪華，今天我也需要着它，我算是對它洩恨報仇。

「我們在瘋狂中。」

岳陽坐在沙發上，青着臉孔，喃喃的說。

我開始感到羞怯，這是我二十三年來的第一次經驗，羞怯和恐怖抓住了我；我沉默着，臉羞紅着。

岳陽走近我，握住我的冰冷的手，我感到一種窒息，從內心直擴展到每一顆神經纖維，我幾乎軟弱的流下淚來。

「我極力忍住眼淚，並且由軟弱轉成頑強；我想到李芳的各式朋友，小和王的情人的小眼睛，她們的對象如此淺薄平庸，尙且那樣大胆的讓他們接近，我怕什麼？現在站在身邊的人，不是連我的靈魂他都深入的瞭解的麼？」

「有什麼瘋狂……」

但我再不能支持，終於流了眼淚，將頭伏在岳陽的肩上：

「你知道，岳？我是由最大熱愛轉成刻骨的恨，現在再由恨進入愛的？雖是自私的，但挽着你的手時，我覺得會堅強的。……」

「我知道的，我們一接近我就知道了的，我的心境完全和你相同。」他顫慄得臉已蒼白，用抽搐的手撫着我的頭髮：「但是，清，我不一定能使你更堅強，反而你將給我新的生命……」

他嘆息着，瞬着潤濕的眼睛，擁抱着我。

#### 四

季節已進入盛夏，氣候異常悶熱，紫黑色的雲層沉重的堆積着，像似一座一座的埋伏着惡魔的怪山，在那裏作一種惡意的蠢動；窗外的青梧桐的綠葉低垂着，顯

出缺少水分的軟皺顏色，樂天的喜鵲們停在枝頭，啾啾着悶鬱的乾叫聲；入夜飢餓的蠓蚊羣，在每一個角落裏起着沉雷的響聲，牛形的大硬壳蟲撞進房子裏來，隨着大羣的飛蟻慌亂的飛動着，撞在牆上，跌下去，再飛動；於是不久狂風呼嘯而來，捲捲着樹林和電綫，似乎連房屋都有被捲滾得粉碎的樣子……

狂風突然中止，然而沒有暴雨，只是悶熱。

我站在樓上的門邊乘涼，我全身沁着汗粒，打扇也無用；心境呢？却和這悶熱的氣候相反，而靈魂則是充實的，我可以聽到自己的平穩的呼吸。我想到你，微笑了；我不再孤獨寂寞，我感到幸福。

在樹影靜止的那條石子路上，我看見劉英提着她的簡陋的行李匆匆的走來，於是走上樓，放下行李，用灰色小手絹擦臉上的汗。她的回來，我並不驚異，我沉默的給她握手，她睜着眼睛憤怒的說：

「只做了兩個月，換了負責，說是緊縮，他的親戚的女兒却填了我的位子

劉英也會憤怒麼？會的；但我知道，她的憤怒決不能持久，她喝了一杯冷開水，皺著眉頭坐在「張椅子上，就又愁苦地，幽靈似的低聲嘆息：

「唉，事情沒有辦法，這樣下去怎麼行呢。」

我正想用我這時的美好心情勸她達觀；而應着這絕望的嘆息，小王慌急的從外面跑了回來，她的臉上油光和汗粒交映着，臉色却蒼白得可怕，她帶着哭聲恨恨的說：

「那小子逃走了，那黑心的小子逃走了！」

「誰逃走了？」劉英問。

「趙明，那小子辭了職，不通知我，離開這裏……逃走了……」

她用手扯着頭髮，憤怒的睜着眼睛，又不能遏止的大聲哭起來。

像趙明那樣庸俗的青年也值得小王去號哭麼？

我發激怒了。

「走了算完，你還哭，真沒意思！」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

小王蹬着脚急急的說，睜着憤恨的惶惑的淚眼看了我一下，將她自己拋在床上，那末淒慘的哭泣起來。

隨即我感覺到了她的悲憤的原因；我替她愁慮了。這怎麼辦呢？一個女孩子，在這苦難的時代，有了這樣繁重的責任？這彷彿一條鐵棒擊中了我的頭部，我顛悸起來。我的每月必有一次的徵候，也是停了一個月以上的了，這原因很明白，莫非我也將走上小王的哭泣路子麼？

這多麼可怕！

我找到岳，他倒是平靜的，我表示找點藥，或者請大夫用手術。

「你愚蠢！全部聰明，就是這一點愚蠢！」他生氣了：「藥和手術，最破壞健

康，並且是罪惡的！」

「那末讓它自然？」

「當然嘍！」他反而皺着鼻子嘲笑：「這也算是建國工作。」

自然我知道，岳不是嘲笑我，倘我這樣去理解他，則我不算得懂他，同時也不算懂得自己；但我不能不為我們的未來小生命的養育擔憂。

「在這樣困難情形下面，我們能養育小孩？」

「養育？自有專門在口頭上『民族』的人們負責的！」岳繼續嘲笑，踱了幾步，隨即溫和的撫着我的頭髮：「清，我們有兩隻不算弱的手，兩付不算蠢的腦子，我們怕什麼？縱使怎樣困難，總也有辦法的！」

他堅定的樂觀的對我笑着，用可以溶解我的靈魂的，一向來的熱烈的吻，吻着我。

我安心了。不對！我有什麼不安心的？沒有岳我也有辦法！破壞健康就破壞健

廉，罪惡就罪惡，我要演悲劇就演個徹底，如果我不爲了番對我的愛的話。

小王是悲哀的，性格比我軟弱得多，又遇到趙明那個無賴；她完全失去了樂天心情，不再實行「今天過了明天再說」主義；她不安定，常常突然哭泣，詛咒着卑鄙逃走的趙明。吃藥，用手術，經濟成問題，而我又無法援助她；「讓它自然」呢？第一不能再在院裏住下去，第二還是經濟問題。當她聽到劉英幽靈似的低低的嘆息聲：

「事情沒有辦法，這樣下去怎麼行呢？」

她立即憂愁的附和道：

「是呀，事情沒有辦法，這樣下去怎麼行呢？」

於是，她出奇的狂笑，然後又突兀的哭起來，完全近乎瘋狂了。

李芳是聰明，她看得雪亮，她用憐憫的聲調對我們說：

「你這兩個初出茅廬的毛鴿頭，可憐得很；我四年來都有法子避免吃酸果子，

而你們……可憐得很。」

她不斷的搖着小巧的頭兒，像一個最有智慧的女人一樣。

而她的「會有人用四個人抬的自備轎子抬出去」的願望呢？並沒有實現。她美麗、大胆、潑辣，對於這一點，她自己也承認是失敗了的；玩弄女性的流氓們，似乎隨着抗戰一同進步了，大都在澈底的實行「一杯水主義」，一談到錢，對不起，他們避開了，或者不避開，用出只有男子們才有的無恥態度對付你，訕笑你，狡獪得比卑鄙逃走的趙四之類更可怕。李芳一邊狠毒的咒罵，一邊繼續的修飾她的羽毛，但不再對我們說，「我是一個昂頭闊步的未婚小姐」，而天白日哭起她的「偉和克朗」來，有一天她也曾完全發瘋的。

「必要時，我殺死他們幾個！」她咬看綉白的牙齒說：「別以爲我永遠是一匹羔羊，哼！」

我似乎是比較幸福的，我以全靈魂作第一次的「愛情賭博」，算是贏得了岳的

熱烈的反應和他的正直的人性；我勝利了，驕傲了，我比小王李芳她們幸福。在小王的哭泣中，在李芳的咒罵中，我兀自在內心微笑着。

但現在是一個可怕的時代，正像悶熱的紫黑色的氣候，當我正在幸福的微笑的時候，當我正在沉入溫柔的將爲人小母親的奇異的感覺中的時候，我突然如同受到炮彈的襲擊，全身快要炸裂了。

我收到這樣的一封信：

你這個無恥的女人！我連寫出你的名字都覺得侮辱了我！你怎麼這樣無恥？竟敢偷搶孩子的父親——我的岳？真是天大的罪惡，無恥到極點！你也不想一想，現在是什麼時候？我們痛苦得快要發瘋了，你還好意思來增加我們的痛苦？你要開玩笑，也不是這樣的開法！我警告你！別再跟孩子的父親——我的岳接近！否是，我找你拚命！我是說得出做得來的，你小心！

這是我生平從來沒有看過的一封最可怕的信，每一個字都像炮彈向我射來，我

絕對沒有讀第二次的勇氣，我頭髮散亂的在房子裏旋轉着，又跑下樓去在林子裏亂走，全身快要炸裂了；一天一夜後我才轉想到，這是一個瘋婦人寫的，我何必氣憤？我稍稍平靜下來，但我不能思想了，只懷着暴風雨似的心情尋岳。見到了，我將信交給他。

「不必看，」他搖頭，「她整天在家裏發瘋似的吵鬧着，孩子也不管。」

「那末，我害了你？我假裝平靜的問：「是罷？」

「怎麼你害了我？清！」他斜睨着怒目看我，手指在顫着：「你知道，你這句話是十八世紀的女人說的，精？」

「那末，怎麼辦？」

他低垂下眼光：

「我已經將我們之間的情形全部告訴她了。」  
我炸彈似的爆發了，抓住岳的手，對他叫：

「你在你的妻子面前出賣我麼？你！」

他不看我，只對一株槐樹說：

「現在悲劇達到最高潮了。」

「你到底怎樣對她說的？」

他睜着茫然的眼睛，似乎沒有看見我

「我對她說：我愛清，死也愛清，這沒有法子；我愛孩子，死也愛孩子，這也

沒有法子；我對她說：你最好用刀子宰了我……」

但從來沒有這樣猖狂的嫉妬緊抓住我，我繼續對岳叫：

「不是沒有她，就是沒有我！」

他衰弱的細聲說：

「連你也這樣逼我，清？」

「不是逼你；因為你從來沒有過妻，也從來沒有過孩子！」我驕傲的挺着肚子

站在他面前：「你的妻是我，而孩子在我這裏！」  
他似乎清醒過來，但說出現在在我聽來是奇異的話：

「怎麼，清！你也流俗起來了？」

「我怎麼流俗？我是現代式的新女性！」

「那末，你何必這樣逼我？你懂得我怎樣愛你的；」他懇切地說：「讓我說服她，保持現在我們三方面的感情不是更好？」

「你這辦法才是流俗，而且是做夢！事情必須乾脆解決——我要你完全屬於我；你知道我是用深入靈魂的愛愛你的！」

他像給斧子劈傷的牡牛似的長嘯起來：

「啊啊！照這樣看來，悲劇要完全由我作總解決了，啊啊！」

我回到「慈善房子」裏，小王李芳都出去了，只有劉英一個人木頭似的坐在那裏。我坐在自己的床上，細細的一想，岳的三方面保全的辦法也並非怎樣不對，做

岳離開了她，她怎麼辦呢？恐怕比發瘋更悲慘罷？在這個苦難年代，我不妨讓點步；但現在我作怪的頑強，我逐漸的感覺到一天不看到岳，我即不能生活，他成了我的靈魂的一部分，我必須岳完全站在我身邊，挽着手走路，我對他的愛是深入到對「時代感」共鳴的底層的，不是普通的；而另一方面，那個寫給我一封全世界少有的可怕的信的瘋婦人，也決不會放棄岳的，並且決不會讓步的，她有孩子作武器，岳的「說服」一定徒勞的，這一點女性心理我完全清楚，現在我自己就是一個例子。我想到岳的處境和我對他的愛，我第一次倒在床上哭了。

劉英坐在對面的一張椅子上，皺着澀暗的臉，幽靈似的低低嘆息：

「唉，事情沒有辦法，這樣下去怎麼辦呢？」

我感到錐刺的劇痛，似乎她在針對我嘆息，我突然的坐起來，睜着帶淚的眼睛對她叫：

「你想怎麼行就怎麼行，嘆什麼氣？沒有辦法，最多是死！你怕什麼？」

我癡狂了麼？笑話！我那裏會癡狂？只有小王李芳劉英她們才會癡狂！笑話！  
我那裏會癡狂？

我只是鬱悶得快要爆炸！

一九四二，六，二十三，風雨夜於渝·七七第四次修改。



## 奇遇

王維實走在沒有街樹的滾揚着灰塵的人行道上，八月下旬的大陽炙晒着這山城，他的烏棕色的枯瘦臉孔上流着汗珠；他是憔悴的，鬍子已有半寸長，雜亂的圍繞着下頷和唇際；背部微駝，似乎有無形的担子緊壓在上面；但他的脚步是穩重的，不急不忙，自信而有力。他穿了一套褪色的綠布制服，平底黑布鞋，提着一個灰布提包，左腋下夾着油紙傘。

如所有為生活而忙碌的人們一樣，王維實沒有心緒去注意這都市的風貌，即使現在他剛從鄉下進城，寧靜的感覺不習慣於煩囂。他低頭走着，沉思在怎樣支配他的薪水的計劃中。

「英必須有一件夾衣，三年來她沒有添一件衣服……轉眼秋涼到了。」

個雙頰下陷，失去了青春的光澤，身材瘦長，溫柔沉靜，愛他，共同生活將近四年的影子，湧上他的腦際；這影子如所有窮苦人的好伴侶一樣，賢良而務實。他好像聽到她的溫暖的聲音：

「我添什麼夾衣呢？有得舊衣穿就行了；還是小牛的棉襖緊要，我們不能讓他受凍的……」

隨即記起今天清早他將進城，孩子早醒了，照例在床上爬來爬去，做他的吵人的功課，袖對孩子說：

「別吵人，讓媽媽多睡一會，爸爸進城給你買新布做棉襖。」

「爸爸，小牛牛要糖……」

「好，就買糖，你再躺下，別吵媽媽……」

孩子裝着懶子，將小手放在耳旁聽在他的媽媽的身邊去了。

王維實想到孩子，感到愛的溫暖，現在他就好像看到孩子的紅噴噴的小圓臉，

起看小酒渦的渾圓小臂膀。孩子是他和伴侶用心血灌溉的花朵。

「小牛做了棉襖，英的夾衣呢？」他再次計劃着，「向學校預支了五百元，交運費頂下省來一百五十元，大小兩個的衣料，無論如何不夠的……」

他墜入沉思中，有點煩躁，烏棕色的臉上的汗珠已流到下頷，他並沒有拭掉它們，緊緊的抓住布提包。但就在這一瞬間，他的眼瞳發出亮光了，他找出了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

「回去時自己再走一次路，僱一個挑夫挑書，這可以再省下二百元交通費，這樣，那末……」

他撞了一個穿印花布旗袍的女人一下，被尖聲的責罵了幾句，他這纔像夢中驚醒，連忙向對方道歉，然後匆忙向前走去。

——63——  
這是一條「文化街」，各書店的廣告使他記起進城的目的，並不是專為伴侶孩子買衣料，主要的是為學生們採辦書籍文具的。

他走進一家門面刷白漆掛着天藍色窗幃的書局，他翻了一翻小學課本，大抵紙張粗糙，油墨模糊，有的甚至書頁破碎。這樣的課本是經不起孩子們兩天的翻讀的，而且，這無疑的將損傷孩子們的眼力。他問店員是否還有較好的課本，店員平淡的答覆他：

「我們只有這一種。」

他並不驚奇這答覆，只是有點憤慨，他憤慨經營「文化事業」的商人，也稱其他商人一樣，做着「老虎生意」，竟印出如此低劣的課本給孩子們，而且，那末驕傲和可惡，要便買去，否則算了，價錢呢？却貴得全世界少有，他們完全像老虎，嘴唇邊滴流着孩子們的鮮血。

他走出那堂皇的書局，他想，別家也許有較好的課本罷。當他走到門口，從南面頗爲下斜的馬路上，一乘自備包車由一個穿藍布鑲紅邊短衫褲的壯漢拉上來，車上坐着一位二十至六歲左右的白面服紳士，那建康的赤紅色的臉龐和粗壯得像小牛

慣的頸脰有些熟悉，他打量着那青年紳士，皺着眉，搜索所有認識的友人的面影。但那位青年紳士已經命令導夫停車，走到他面前，以一種激動的語氣問他：

「你是老王？」

「王維實完全認出對方來了，那潔白整齊的牙齒是一個友人的特徵。

「是你呀，陳軍！」

「啊，沒有認錯，果然是你老王啊！」

那位青年紳士，衝動的，猛撞的，用體實真的臂力重重拍了一下王維實的肩膀，又伸出鐵鉗似的大手緊握王維實底瘦手。

「老王，你怎麼樣？抗戰發生那年我們分手後就沒有碰見，現在相逢，真不容易，你有什麼事麼？到我那裏去談談好麼？我沒有什麼事，反正我是坐車出來逛街去罷，老王，到我那裏去談談！」

陳軍的詞問和邀請，一陣急雨似的直向他倒下來，使他只能用一種似乎是好奇

這似乎是個木頭，他直視着對方那赤紅色的健康臉孔，而是這樣簡單的說了一句話：

「我要買書。」

「買書？」他頓住大聲的叫起來，就聽到最奇異的新聞：「書有什麼用，除了傷腦筋？」他又重重的拍了亞瑟·維賓的肩膀，「在學校裏的時候你是書虫，現在還是書虫，你就是給書的亞瑟·維賓了！」他笑起來，露出潔白整齊的牙齒，自覺說了這句意味深長的話，「雖是你的球打得滿棒。但書總是傷腦筋的！……走，走，走到我那裏去談話！」

他立即轉過去頭命令車夫叫一乘街車，又對王維賓說：

「這裏站着談話不舒服。」

王維賓聽着陳軍的沒有實質的維賓談話，跟着陳軍那笨拙的動作，人癡癡地一位魔術師的面前，他感到奇異的迷惑，又感到友情的溫暖，他不自覺的用手去摸被陳

軍拍過的肩膀，那皮膚微微發辣。他順從的坐上洋車，聽見陳軍在命令自己的車夫「

一回家去」

洋車向下斜傾的馬路奔馳，車夫雙肩聳起，頸子縮在肩胛裏面，兩隻手臂緊緊的挾着車柄，只用腳尖點着地面，好像在飛行。王維實的思想一如洋車的滾動，覺得很難看清他的老同學陳軍的生活。

陳軍是他在S埠C大學的同系學友，一個華僑樹膠園主人的兒子，由於出生在亞熱帶馬來亞，由於家庭經濟優裕，從小營養得好，並且，由於愛好球類，他有着牛似的標準健壯體格，全身筋肉起着鐵繩子樣的絡紋，體重約一百五十磅，臉部略帶長方形，永遠泛溢着做人的赤紅色，鼻子高而直，鼻孔與鼻尖之間的美的曲線，眼睛褐黑而清澈，有兩道濃黑的長眉，背脊平直，胸部一尺多闊，這些特點配合起一個粗壯頸子，於將他做成現代式的標準美麗的青年。

在S埠C大學的時候，陳軍自然的成爲一個風頭最盛的運動健將，田徑各種運動成績全達到中國水準以上，他的撐竿跳與擲標槍造成與遠東運動大會相等的紀錄，而每次學校裏的足籃球的對外征戰，倘缺乏他作中鋒，則一定黯然無光，「陳鐵牛是一員猛將」，體育新聞記者每次看過陳軍的表演之後，如此稱讚他。

陳軍是驕傲的，他以豪宕答覆校外的體育員作的嫉忌眼光，他大量的接受有球迷憐的S埠小姐們的獻媚花束和愛嬌的約會，但他對這些艷麗的小姐們似乎並不放縱，他對她們不大感興趣，他曾經那末豪爽的对王維質說：

「那些小姐們全是脂粉塗成的，絲織品花衣裳蒙住的廢料，全身肌肉軟得像棉絮，連墊腳都不中用……我要的女性是全身烏赤，高大壯健，皮膚大量吸收紫外線的『彈性女兒』。棉絮似的小姐們去她的罷！哈哈……」

他大笑，重重的拍了一下王維質的肩膀，又挺起闊胸膛輪了一陣拳頭，赤紅的臉上炯灼着快意的光影；然後一段大大頭似的倒在床上，很快的他就發出響亮的

聲來了。

在遇見他，仍舊那樣壯健，那樣豪爽，那樣直露，將近六年的可怕戰爭，好像沒有絲毫影響他。還在王維實看來是相當奇異的。也許爲他的父親從南洋回來，以他的資產經營商業，更加有錢，因之，他也就一直的過着優裕的少爺生活罷。這是唯一可以解釋的原因。像陳軍連在夢裏都只知道玩的人，要他走進世界，獨立生活，那實在是很難爲不容易的。

他抬起頭，看向前面，陳軍連自個包車噴漆亮亮，在陽光下閃着豪華的光澤，它的主人以一種優閒的態度坐在上面，頭髮微起波紋，同車壳一樣漆黑，粗壯的頸子挺得筆直，俊偉而健美。王維實看着那背影，覺得又親切又陌生。他很難具體的分析此刻的複雜的感覺。

在一座高聳的磚造現代建築物下面，在××招待所的「水手舞」字體的白招牌下面，包車停下來了，陳軍連下車子陪同王維實走進那富麗建築物的大門，白衣的

茶房恭敬而敏捷的先走上樓，打開淡綠色的房門，微彎着背站在門邊。陳軍沒有過房門就吩咐茶房：

「拿半打冰凍汽水，兩杯可可冰淇淋來。立即就拿來，去！」

「是，是，陳少爺。」

他們走進房間，陳軍立即開動放在圓桌上的旋轉電風扇，一面對王維實說：

「熱死了！老王，你請寬衣。」

他又走近東西正面壁的左側，扭開內室的門，走進去，似乎又扭開一重門，在放自來水管子，發射在瓷盆裏的水聲傳來。王維實站在外室的中央，在這一瞬間，他看了一下全房間的陳設。兩套單人綠皮沙發和一隻三人坐的綠皮長沙發，安放在適宜的牆壁下，楠木茶几上的瓷瓶裏插着鮮紅的美人蕉，東牆正中一幅張大千的「虎中堂」，另外三幅顏色強烈的西洋風景畫，懸掛在其他的白牆上，向南的窗垂着天藍色的綢窗幃，西窗外另加懸了綠色的長竹簾。整個房間的色調與綫條，正如刻

薄的藝術鑑賞家所愛說的：「烏七八糟，毫無個性。」然而這類似客室的長大房間却也有着流俗的豪華之氣。而且，如那羅脈和羅羅移開牙盪無幾的舞臺十人舞的小規模舞廳了。

「老王，你還站在那裏！」

陳軍從內室走出來，揚起濃黑的長眉望着他，精神旺盛的對他喊：

「放下你的行李！先來洗個冷水浴，熱死了，電扇也不靈！」

王維實並非爲了拘束，他只是墜入如爲一般走進新環境的人所常有的瞬間木立狀態中，而直覺慣也的陳軍是從來沒有經驗過這瞬間木立狀態的微妙底心理的。他放下灰布揚包和舊油紙傘，隨跟陳軍走進內室，三鍾高貴的花裝品的混合香氣直拘他的嗅覺撲來，但他邇來不及細看這廳室的內容，他又被饒進耳間拍掌法華轉盤音。陳軍塞給他一件蘇紗背心，一條淡青卡薩短西褲，又三雙鬆軟的細草編的拖鞋。經過十分鐘當他推開浴室的門出來，浴室裏的華麗的陳設重新使他注着大口吐氣。

席夢思的雙人床，掛着長而寬闊的白紗圓帳，鋪着高貴的綢緞草蓆，綠色條緞罩座燈放在床頭，三五牌的煙頭亂的堆在煙盤上，臥床的對面，一架高大的厚玻璃全身鏡，反映着臥床的綺麗被褥，一套黃紋皮的沙發放在一邊，放滿了化妝品的梳粧台蹲在三角牆的下面，在發散着誘惑的香氣，兩張曲綫柔和的西洋女性裸體畫片，環着鏡框，放在梳粧台側邊……這寢室和外面的會客室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沒有一本書。

「他大概結婚了。」王維實語着。

「你瞧什麼？」陳軍進來，皺着直鼻舌說：「瞧我的秘密麼？」

「你老兄還有什麼秘密呢？一切都擺在你的臉上……」

「我有秘密的，而且是大大的秘密哩……」

他詭譎的斜視了王維實一眼，露出潔白整齊的牙齒，似乎忍狂笑，但想阻止任已經衝上喉管裏的洪亮聲浪，只是又那末重重的拍了下王維實的肩膀。

「走！現在是喝汽水吃冰淇淋的時候了。」

謝說！他們坐在皮沙發上，交疊起腿子，迎着電扇的涼風，開始冷飲和暢談。

陳軍興奮的問王維：

「抗戰發生以來，你一直幹什麼？」

王維實祇能苦笑，他將這問題岔開。

「還是先談談你的『秘密』罷。」

「對！反正我們都要談清楚各人的遭遇，現在就先談談我的秘密罷！」其實這在老同學面前也不算秘密，只是一個小故事。「陳軍端起一大杯汽水一氣喝完，用拳頭擦了擦紅潤的嘴唇，開始講他的『小故事』。」

「你知道，老王，我這個人，運動場才是我的天下。離開運動場我就什麼都不行了。……別笑，老兄！這是實話。……八一三砲聲一響，我再也不在場邊歡不住了而且爲了跟日本鬼子幹，我熱得發狂，不管自己能幹什麼，我變成了打旗子的宣傳

團團員，我一直打旗宣傳到武漢，後來覺得這不是辦法。別誤會我吃不了苦，憑這一身蠻勁，什麼苦我都吃得了；只是我是一加一等三慣頭的人，很多事情真受透了，我想回南洋去，我的父親不贊成，他只匯錢來，叫我入××，於是我就入××了。我到了這裏，想完成還差兩年的大學教育，或者投考空軍學校，但是你知道，我對於一切學科全外行，那些定理以及什麼名詞全跟我沒緣分。我不敢去考。於是我用我父親寄來的錢到處旅行。人生不然享受，玩弄再講，實不計許多，但是日寇鬼子進攻新嘉坡後，我的父親一家人沒有消息，丟那媽，我像從空中掉下來，這就不成了……」

王維實聽着陳軍的南腔北調的官話，笑起來，他說：

「但是現在你好像生活得不錯，又好像結了婚的樣子。」

「慢着，這就要說到小故事了。……結婚！在我未找到父親以前，我死也不會

結婚！」

陳軍又倒了一大杯汽水，一氣喝完，看見王維實只喝了半杯，他強請他喝完；一面按鈴叫茶房再拿半打汽水來。

「在新加坡打仗那一年夏天，我住在××泉迎風樓吹山風，在溫泉池邊，我遇到一個人，這才沒有上吊。」

「一個發了財的熟人罷？」

「女仔！」陳軍突然奇趣的叫着：「一個女仔……你曉得，我的游泳技術是整壞的。我只穿了一件肉色絨短褲衩，我像水蛙似的跳水，她總是斜眼看我，我曉得那斜眼是什麼意思的，我就跳得更優美，游得更像鱷魚……」

「她是什麼人？」

「鬼子知道是什麼人，那時候，我只知道她的斜眼想捉住我，那時候，我真看到她的粗得像水桶的腳臂，鉢子那末大的乳房，竹籬那末圓突的臀部，牝馬那末堅實的肌肉……她也真真像一匹牝馬，二十五六歲，高大強壯……有一天早晨，我在

溫池游泳，她也在那裏，剛巧只有我與兩個人，我用跳水的姿勢跟她的眼睛戰鬥，當我正平伸兩臂，作出最優美的飛躍跳水的姿勢時，她忽然頓首俯首嚴厲的教訓我：「你的身體這樣好，爲什麼不去考空軍？」

陳軍站起來，又出力的拍了一下王繼賢的肩膀，仰着頭大笑，用拳頭擦着鼻子。

嘿！老兄，「你的身體這樣好，爲什麼不去考空軍？」，這話多有意思？以後所有的故事，全在這句有意思的話裏面了。——我算是不偶奇遇記！」

他不論倫不類的，那麼直覺的，將他的艷遇，比做「木偶奇遇記」，這使得王繼賢也發出不容易有的放縱笑聲。

「那麼，她到底是什麼人呢？」

「人家的姨太太，」陳軍用不屑的語調說，「一個各方面手脚長，銜頭嚇人，專門暗中做大生意的，發了幾萬萬的，將近五十歲的肥豬的第五姨太太。丟那媽，

「衰鬼！」

「那末，從此她就和你好得很了？」

「她離開不了我，」陳軍頗爲厭惡的甩着右手，像甩去蜘蛛網，「她妖怪似的纏住我。」他遲疑了一下：「但她的手頭至少有五千萬……」

「上星期陪那隻肥豬，她的『板凳』飛××去了，並且還要飛××××。他們又是去撈『大筆的。』」

「她不怕她的『杯凳』麼？她跟你……」

「她會怕他！」陳軍又興奮起來，「那肥豬反而怕她呢！大概他總有什麼陰私，給她抓在手裏，這女人是厲害的……」

「這真是有趣的故事，」王維實說，「但恐怕不是真的。」

陳軍端起汽水，一面喝，一面睜着褐黑色的眼睛瞧王維實。

「我的故事講完了，現在輪到講你的了。」

王維實與級對面了，沉默着。他沒有出奇的「艱遇」可以告訴老同學，他只有勞苦貧窮的生活如變移的甲子，他想起他的蒼白的伴侶，想起他的小鳥鴉似的只顧吵吵的孩子詩戈。他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汽水，那冰凍的黃色液體，冷冽的銳劍似的直刺着他的胸胃，連牙齒都酸軟起來。他刮燃火柴，吸起五年來不曾吸過的三五牌紙煙。

「抗戰初期，我跟你一樣，打旗子到處遊行宣傳……後來就教書……」

「我猜想你是在教書嘛，那一個中學？」

王維實靜靜的說：

「小學。」

「小學？」陳凱大聲的叫起來，「你教小學？一個受過大學二年級教育的人，教小學？你文武全才，文來文行，武來武行，你教小學！」

王維實依舊靜靜的說：

「小學也重要，基礎教育。我教了四年了。」

「你教小學四年了？」陳軍完全驚駭住了。好像聽了一個最可怕的故事。但立即他的臉部的肌肉顯出不憤和同情相糾扭的顫動，「老王！你在教侮你開辦了小學的教員的薪水比不上茶房，這是大家知道的。只有四門起路，像中學剛進學的女孩子們，纔會去拿每月幾百塊錢的小學教員薪水，而你却說教小學四年了……你怎樣生活呢？」

「我生活得還好，我一家三口生活還好。」王維實再次靜靜的說，安靜的吸着紙煙。

陳軍在地板上慢慢的踱步了，好像在自談，細聲的說：

「那麼你結婚了，並且有孩子了。」忽然他停止踱步，站在王維實的斜對面，微微擡頭，斜眼請定他，高聲說：「是的，你們生活得還好，我相信！我向來一加一等二直說慣了的，現在我也說你當小學教員一家三口生活得還好，你的豬肝色的

臉孔告訴我，我相信，老王——

似乎不是虛偽的做作，陳專的聲音充滿了感情的波動。王維實的強作的鎮靜開始動搖了，想起怎樣爲伴侶孩子計劃買粗布的事情，想起煩瑣的油鹽柴米日年生活，想起兀忙的小學功課，他的心陰暗起來；但他的外表竭力裝作平靜，他換了一支三五牌紙煙，正在思索比較適宜的答覆陳專的激動感情，從淡綠色的門簾邊悄悄的探進來一張嬌媚的嫩白臉孔，並且一種類似黃鸝叫鳴的聲音響動了。

「哈囉，阿陳。」

隨即進來一位身裁頗長的青年小姐，她穿着藍底白色織細苔與花草的薄綢旗袍，不寬不窄，無懈可擊的襯托着她的豐潤窈窕的肢體，她的胸部突起兩個錐圓形的球，那尖端好像要突出而出，挑逗着人們的矚目，她的恰如其度的細肢腰沿着豐滿的臀部直到隱約裸露的愛嬌小臍肚有着極優美的曲線，她穿着雪白的紋皮高跟鞋，淡紅色的發亮大腳趾甲從鞋尖露出來，像鯽魚的嘴那樣俏麗，她的兩隻臂膀和手指

的關節部分起着醉人的小酒渦，而她的髮絲如此烏黑，並沒經過電氣的燙灸或人工的捲捆。那末隨意的從耳朵上插到後頸挽成一個嬌媚的烏雲半弧形，左髮上端簪一朵同旗袍顏色一樣的藍絨花朵，一手曲舉到脇際優雅的拿着白紋皮夾，另一手掌微向前張開，嫵媚的躺垂着……瞬間的印象，她就給人家一種驚嘆，一種震動，一種東方式的最傑出的藝術塑像。她的全身似乎在幅射着電光，使人的眼瞳擴大，甚至於迷惑。

陳軍那末驕傲的向王維實介紹：

「這位是山城皇后林蘭小姐。我的……」

「哦哦……」

王維實這才從驚嘆最傑出的藝術塑像的忘我境界震醒過來，他這才看到她的晶瑩的眸子由長睫毛的上下閃動而發出來的微曠的美，他這才看到她的向他軟軟的伸來的柔腹的似乎在說「你可以吻它」的手和表情的美，他這才看到她那微側着頭

而眼睛看向他的白嫩長圓頸子的美，以及她那像煮熟脫壳的蛋白一樣厚嫩光澤並且淡紅的臉頰的美，精巧的鼻子，天然紅潤的菱形嘴唇，決不做作的自自然然的優雅風度，美……

王維寶的全感覺漲滿了林蘭小姐的美的閃光，美的波紋，美的聲浪。

她和陳軍坐在長沙發上去了，在吃着可可冰淇淋，談着瑣門希拉，茜蒙茜蒙，加萊古柏……她一口的北平話，微笑着，愛微側着頭，態度嫵雅而又似乎不羈，端莊而又似乎飄逸；似乎是玩世主義者，然而當她沉默的時候，眼眸有淡淡的憂悵的暗影；而且，也看不出她對陳軍有虛偽感情的表徵。不久她站了起來，用輕捷而正確的步伐走進內室去了。

陳軍細聲的對王維寶說：

「如何？」

「一時間我對她還沒有統一的印象。」

「大學畢業生呢，我愛得她發狂。」

「那位手頭五千萬的呢？」

「去她的吧，那俗厭的婆娘。」

林蘭小姐從內室出來了，微笑的盯住陳軍，似乎在問，「你在你的朋友面前說我？」陳軍爽朗的笑笑，看了一下白金壳長方手錶。

「六點十分了，我們應該開始節目了。」

王維實站起來，向主人告辭：

「我要走了。」

陳軍嚴厲的看定他：

「誰會讓你走？」

「我還要買書。」

「今晚你必須住在這裏！」

王維實看了看自己身上的藤紗背心和短西褲，覺得不便再說了。而此時陳軍已走近內室的門邊，在向他招手，他走進去，陳軍給了他一件白綢襯衫，一雙光亮的黃色紋皮鞋，和一雙黃套襪，他祇得穿上。然後他們重新走到外室來。

「我們去吃晚飯罷。」陳軍對王維實，又轉向林蘭小姐，「你看怎樣，阿蘭？去××俱樂部。」

「我隨便，」她說，加上一句，「我隨王先生的意。」

王維實慌忙說：

「我沒有什麼，我沒有什麼……」

他們坐上臨時僱的洋車。

傍晚的山城市中心區是美麗的，豪華的，狂亂的。高貴的紳士淑女們從高樓大廈從山莊別墅出來了，修飾得像金圓國的電影明星，坐在小汽車上或包車上，馳向歡樂的宴會和刺激的娛樂場所，或者挽着手臂迎着晚風與華燈在街頭散步，敲鼓着

幸福的夢和人家的聽聞。公務員們職員們從辦公廳從陰暗的「家」走出來了，像平憂愁而又輕鬆的徜徉着。寒酸的流浪者失業者，寂寞的蹣跚着，好像已失去感覺，木然的移動着脚步。有閑的獨身漢們，用全部生命力獵狩着青年女性的倩影。公共汽車老虎似的咆哮着奔過來奔過去，散佈着窒息性的濃黑煙陣；那一座高聳在十字街頭的灰黑建築物有如憂鬱的巨人，沉默的面對着華麗的百貨商店和雜雜沓沓的蟻羣樣的人流……

王維實坐在洋車上感覺複雜而紛亂他好像第一次看到與聽到這城市的複雜色彩種種形象複雜聲響他好像沉入在這些複雜色彩形象聲響互相捲滾起來的急漩中他昏眩了

他們走進一家最著名的餐館，但不走進樓下的「十五桌」的餐廳，而走向後院的「俱樂部」的樓上雅緻小餐室去。電扇開動起來，鮮插瓶花送出香氣，淺綠窗簾舞蹈着，涼爽的石沙發張開彈性的胸膛迎接着。十分鐘左右，第一流廚師的傑作，那豐盛菜肴與飲料，就互相誇耀着擠在一襲覆着蔚藍花的白台布的小型圓桌上面

了。

陳軍拿起一瓶用白錫旋轉蓋子旋住瓶口的上好 *Wanons* 蘇打酒說：

「喝點白蘭地吧。」

「你知道我不會喝酒的。」

「這五六年還沒有學會喝酒麼？今天無論如何請喝一杯。」

他旋開白錫旋蓋倒給王維實一杯，這白色的高貴飲料，有着濃郁的芳冽香味。

「阿蘭，你也喝白蘭地吧。」

「不，」林蘭小姐露出一列細珠似的潔白牙齒，「*Wanons*，更使我喜歡。」

陳軍順手在桌上拿了一瓶純黑的酒瓶，他倒給「山城皇后」一杯。這飲料的氣味是甜冽的。

「這是葡萄酒，」他轉向王維實，「你也斟一杯。——真正的外國貨呢。」

王維實奇異陳軍的風度，這直覺的「陳戴牛」，現在完全像一外國紳士，這樣優雅，這樣英俊，跟下午直看緊子暢談的粗野今夜正好來一個鮮明的對照。但使王維實更奇異的是盛在江西大瓷盅和盤裏的各種名菜，那清炖香菰嫩雞翅勝，如此嫩滑鮮美，就像……簡直無法形容，他只覺得這決不是他日常所吃的蒂瓜可以比擬的。那明爐蒸鷄，如此膩軟而香，放在嘴裏，只要輕輕一嚼一嚥，它就那末順適的向腸胃移行去了。（這自然也不是他日常所吃的南瓜可以比擬的。）那八寶蒸鴨，那鮮肝湯，那蠔豉蹄膀，那蒸刀魚，那爆蝦仁，那炒鱖魚，即使那雪白珠的山米飯，無一不是珍品，無一不是刺激胃水重湧的珍品，他面對着這些珍品感到奇異，吃着這些珍品感到奇異，好像在參加着神話中的「仙宴」。然而，奇異之中更奇異的，他看見陳軍同林蘭小姐，對這些奇異珍品毫不感興趣，甚至於無視，他們只稍稍喝點湯，飲着維士其，或維夢士，吃着加品糖的稻香米鑰飯。——世間還有什麼比這更奇異的嗎，當別人吃着秕子臭米飯送南瓜的時候，自己面對着名菜珍品而不感興

趣？王維賢睜着詫異的眼光看他們。覺得難以解釋。後來他才豁然大悟，才像苦思的科學家突然悟透了定理一樣，在心裏下結論：

「他們長年長日這樣珍品羅陳的吃着，當然不感興趣囉。」

但他立即感到這「結論」又是怎樣的平凡和可笑。他忽然明確的感到自己是給過多的窮困生活日子壓壞了，使自己變成了一個「少見多怪」的人。

「在這裏山城，要吃什麼有什麼，」陳軍吸着三五牌紙煙，平淡的說，「不過呢，材料全是籃腳的。」

林崗小姐用白餐巾抹抹天然紅嫩的嘴唇，同樣平淡的說：

「烹調方法也不高明。」

「是呀，」陳軍同意着說，「這山城的餐館，沒有名廚子。××的餐館廚子要高明多了。」

他們喝了沙治汽水，白衣侍者奉上賬單，陳軍稍爲一看，掏出支票。王維賢伴

裝平靜的走近去，看見陳軍寫了三萬五千元。

——三萬五千元一頓飯！他幾乎喊出聲來。

陳軍將支票交給侍者，平淡的吩咐。

「那兩瓶酒給你們。」

「謝謝，陳少爺。」侍者鞠躬。

主人的興緻纔好，繼續進行他的「節目」，提議去聽某名角的全部玉堂春，林蘭小姐沒有意見；雖然剛在××電影院上映的「鳳求凰」更中她的意；雖然她還有一個刺激的夜會須要陳軍陪她去。她是聰慧明達的，她知道，陳軍正在全付熱忱招待他的老同學，不能稍為拂逆與緞的；而且作為社交界的一個傑出的選手，她是懂得在某種場合採取某種使人愉快的態度的。另外，她也許愛着陳軍呢。

而那位尊貴客人，現在穿着主人的白綢襯衫的王維雲，却已經十分疲倦了。今天由鄉下進城，走了六十多里的山路，下午意外的碰到老同學，暢談了那麼久，各

人狀況已經相當明瞭，興奮過去了。同時喝了過多的汽水，吃了過多的油膩食物，乾枯的腸胃受了壓迫，似乎有些不舒服。現在，他所要求的是休息睡眠，使精神體力恢復，明天買好書籍工具粗布，趕路回鄉下準備上課和照顧家。想到家，他有點不安了，他在這裏吃着山珍海味，伴侶和孩子在家裏吃那粗飯南瓜。

「哦，還要辦戲麼？」他說。

「×××的玉堂春還可以一聽。」

「王先生，就叫阿陳陪我們去罷。」林蘭小姐嫵媚的睜着黑珠子樣晶瑩的眸子對王維實說。

顯然她是在支持陳軍對客人的熱忱。他不好意思拒絕了。只好同他們去戲院坐在陳軍經常包定的最好位子裏。那令人頭痛的古色古香的全部玉堂春直到午夜十二時才演完，實在有些支持不住，他好幾次差不多打瞌睡了。林蘭小姐好像不大感興趣，但她是過慣了夜生活的，夜越深她的精神越好，而且更加美麗了。陳軍則完全

沉溺在歌舞聲中，戲園子的氛圍中。人的嗜愛真不能從性格上去理解，粗野直感的陳軍，却如此的嗜愛令人頭痛的劇。

從戲院出來，吃了夜點，回到××招待所，各人洗好臉，已近午夜後的一點鐘，林蘭小姐留在寢室不出來。讓出時間給這兩位老同學暢談。王維實痛乏得就要倒在早就預備在外室一角的精緻潔淨的小鐵床上了。但是精神飽滿的陳軍却又吩咐侍者送來冰凍西瓜，汽水。坐下來，正正經經的對他說：

「現在我們來正式談你的問題罷。」

「談我的什麼問題？」他有點訝然，疲倦給驅走了一半。

「你的職業問題呀，生活問題呀。」

他噓了一口氣，爲了自尊心，他平靜的答道：

「我的職業還穩定，生活也還過得去。」

「老王！我不是跟你開玩笑，你聽我說，」陳軍的赤紅色的臉孔更正經更誠懇

了，「小學教員的生活到底好不好，我們不談它吧，反正我們知道就是。我們是老同學，同系同寢室兩年多，你的爲人，我向來佩服。這不是當面捧你，我心裏有數。」他咽了一下粗壯的喉嚨，「我知道自己什麼都不是，除了運動。新事業失陷，我的父親沒有消息，誰知道將來怎樣呢？我過着沒有根的生活，也決不是辦法……」

他停下來燃紙煙，臉上有一抹暗影。他倒說了實話。這引起了王維寶的注意，他聽他再說下去。

「所以，去年冬天我搞了一個××貿易公司，她也有股子，（王維寶知道，「她」是指某五姨太太）去年底結賬，倒撈了八九千萬。但我這個人對商業完全不行，請了一個經理，看樣子，怕靠不住。今天碰到你，再好不過，陳軍頓了一下，又繼續說，「想偏勞你主持××公司。老同學，不怕直說，月薪暫定五萬，家眷生活費由公司負責。我打算最近，」陳軍漸漸興奮起來，滿臉閃着紅光，「這裏的

總公司調整後，再在××設分公司，一切由你經理，必要時你到×××去，我們有好的關係。到本年底或明年上半年，我們至少撈它幾千萬。這完全是等我們去拿的錢……老王，你覺得怎樣？……這是事業，無論如何，你總得給我幫忙……」

聽一個湧上王維實的心裏的感想，是「這小子吹牛！」但一轉想，又覺得不盡然。正如他對這位直覺的人物的理解，也正如陳軍自己所說的「我這個人是一加一等二直習慣了的，這大概是實話。以陳軍與那位「利害的女人」的奇遇關係，再通過她所可能有的其他「關係」，則陳軍所談的××貿易公司，以及撈它幾千萬的計劃，實在是無可懷疑的。「一切由你經理，月薪暫定五萬，家眷生活費由公司負責」，此刻這才像電似的震動着他的腦神經。倘若他答應「幫忙」，他不就是從此登天，高高的雲端上，從這裏飛到××，再由××飛到這裏的飛來飛去了麼？然而這在「氣魄不大」的他看來，又好像有些荒謬，有些可笑。而且，如所有在教育界呼吸清苦空氣的「教書匠」一樣對於只願使自己肥胖的行爲，總不免側目的，不覺益

格如何，或怎樣貪財，覺得爲理智所不容的。尤其在目前戰爭時期，現在王維實就這樣隱約的感覺着，雖然他是給窮苦壓彎了背脊，爲了計劃買伴侶孩子的粗布衣料，省下坐轎子的交通費，勞動自己的腳掌回走一百多里的山路。

他沉默着，用手摸他的雜亂的棕黃色鬍子，作爲掩飾自己的激動的矛盾心理。

「你覺得怎麼樣？老王，這是事業。」

陳軍焦急的等待他的答覆。

「這在我很……很難說。」他困難的說。

陳軍似乎有點失望，皺了幾皺濃黑的長眉；但隨即在赤紅的臉孔上顯出確信的微笑，他站了起來，摔掉紙煙蒂子，用右手按着王維實的肩膀，愉快的說：

「好，讓你考慮考慮，明天答覆我。」

他走進內室去，只幾分鐘又走出來，那末平淡的塞了一張紙頭在王維實的灰布提包里面，好像是塞了一塊紙包糖，然後又站在王維實臉前。

「你累了一天，現在該休息。但是希望你明天有好的決定告訴我。看，在老同學的面上。」

於是他回轉身走進內室去了。

大概午夜後一點多鐘了吧。空氣這樣沉靜。從內室傳來林蘭小姐的細樂音：

「現在正是夜會與緻最濃的時候。今夜是野貓夫人主催呢——我是來約你同去的。」

「要陪老同學。他是最要好的同學呢。」這是陳軍的次中音，「難得今天碰頭。」

「我也還纔想的：但是今夜之夜會，野貓夫人預備有極精彩的節目呢，而且有一場面不小的合舞呢……」

「……………」

內室的電燈熄滅了。

王德貴已經躺在小鐵床上，在閉着眼睛反復的考慮他的問題。他先細細的分析陳軍所說的話，如當時聽道後所感覺的一樣，頗像吹牛；但經過再分析一下陳軍的地與爲人，覺得又不像說謊。最後他確信陳軍並沒有騙他。這末，他是否應該幫他？當老同學的「畢業」，無疑義的應該幫忙；其次，爲改變他底生產，使自己一家人的生活得好些，他也無拒絕幫忙的理由。他這樣的反復思考着，以致腦神經漲痛。在疲乏的朦朧中，又似乎覺得有一種聲音在他的耳邊響動，這聲音好像從他的內心發出來，愈來愈響亮，一如雷鳴；不久這雷鳴又變成發射光芒的電炬，在他的眼前明顯的映出「愛國難財」「奸商」「罪人」，這些在他平日看來不名譽的字影這窮字影像見於銀幕上的字卡通，直刺人心胸，而使神經麻痺，他的頭部昏眩起來，沉重起來，夢囈似的喃喃着，「我不能做，不能……但我要生活得好一點……我不知道，不知道……」於是他覺得自己好像冉冉沉落在一個無底的深淵裏面，漸沉漸深，似乎連呼吸都窒息了；但十分突兀，一下子他又覺得自己浮伸上來，愈浮愈

高，直到彩雲繽紛的天空，而且好像坐在汽車廂似的飛機裏面了，而且在附近坐着他的小伙伴和孩子，他們穿着天仙樣的彩衣，像是貴夫人與蘭公子，臉上泛着玫瑰色，手裏拿着精美的糖菓；而他自己的臉部也泛着玫瑰色，穿着頗華貴的白西服，手裏拿着精美的糖菓。於是，他笑了，感到無上的快樂和幸福。但就在這時，前面突然奔來一團烏雲，閃着怕人的電光，在電光閃爍下，隱約有一羣拿着雪亮的大刀的赤膊的人，好像劊子手，隨着烏雲直向飛機奔過來，奔過來，奔過來了，於是一聲震動宇宙的霹靂，飛機像一隻受傷的老鷹，向烏黑不見底的深谷墜落，墜落，又一聲巨響，飛機碰碎了，而他和妻子也碰碎了……

他恐怖的張開眼睛，從小鐵床上驚坐起來，摸摸額部，流着水樣的冷汗，心劇跳着。環顧全房，一切依舊，電燈亮着。「唔，這是夢，一個可怕的夢。」他側耳靜聽，從樓梯上傳來響亮的皮鞋聲。「剛才的巨響，就是這個聲音麼？」他站起。正想再聽下去，皮鞋聲已響到門邊，門徒向彼有力的推開，走進來一位高大的

王維實迅速回她的臉部看去，正確著她的細長眉下的疑惑的大眼睛。隨即旋轉過頭，挺起豐滿高聳的胸部，舞動部竹籬樣的剛突堅實臀部，走向內室，就像走向自己的寢室那樣熟悉。這時王維實才清晰的看見她穿着黑綢短袖旗袍，手臂搭着黃色海絨秋外套，頭上蓋着黃色西式女帽，手裏提着精緻的黑色旅行小皮箱。

她推開門走進內室去了，電燈亮了。

「半夜三更還有女人來找，老陳這傢伙。」王維實想，重新躺下去準備再睡。

「小陳！我回來哉。……睡得這樣早！起來！」

王維實聽見剛才走進內室去的高大女人的類似男性的洪亮聲音，立即像觸電似的，他想這許是那位某五姨太太，那位「厲害的女人」。他替陳軍擔憂了，林蘭小姐在內室，剛剛給她碰見。他尖銳起神經，期待着那緊要到來的事情發生，果然很快他就聽到那高大女人的暴怒的吼聲。

「好！你乘我去××軋餅頭！并排睡在床上！……噢，我以為是誰，原來是你這個妖精呀！……好！你軋餅頭！……」

於是王維實聽到拉扯的聲音，肉和肉相擊的噹啷之聲，同時聽到陳軍的咆哮；

「你給我滾出去！」

「你敢叫我滾嗎？你這光棍！……你，你，你這妖精！你，你，你……」

這是咬牙切齒恨得想吃人的齒聲，大概她在找林蘭小姐發洩憤恨了。

「你抓她的臉？」陳軍的吼叫聲，接着是打耳光的聲音，「給我滾出去！」

「你打我！你還禽獸！滾，滾！」好像在互相拉扯着了。王維實本能的想進去

勸解，但是這類事情勸解不得，而且他們的關係又是這樣離奇古怪。

林蘭小姐從內室出來了，白嫩的臉頰上燃燒着紅光，但態度還是冷靜的，而且

更莊嚴了，在用手指掠拭鬢亂的髮絲。

「你逃走，有臉的不要逃走！」

高大的黑衣女人從內室趕出來，隨着陳軍也趕出來。她雙手緊蹙似的俯住兩膝，母牛一樣喘息着，站在林蘭小姐面前：

「我們講個道理！」

林蘭小姐輕篋的擦起紅嘴唇，並不迴睬，臉對向陳軍，用平靜的聲調說：

「阿陳，再會。」她輕捷正確的走向門邊，又回過頭來，微笑着：「我諒解你，阿陳。」當她轉過臉、的時候，眼角裏好像滾下滴晶瑩的淚珠。

她走出門向樓下走了。

高大的黑衣女人移動一下腿，似乎還想趕去；但她發現了王維實的存在，好像發現了一位公證人，她走到他的小鉄床前，訴說着：

「請你先生評評理，我這樣的爲他，」她用肥手指指着陳軍，「他竟沒良心的吶斃頭，」你評個理，這對不對。」

王維實愕然，他想不到這奇異的糾紛竟會問到他頭上來，而且問得這樣突兀，

這樣沒頭沒腦，這樣粗俗。他張着口，直着眼，一句話說不出，連苦笑都沒有。

「你評評理，乘我去××偷軋妍頭，這到底對不對。」她再次粗俗的對他說，  
「我這樣的爲他。」

王維實只有愕然。高大的黑衣女人得不到回答，有點生氣了，撅着嘴說：

「你這人是木頭！」

她坐到沙發裏去了，大眼睛盯着咬緊牙齒站在南窗下的陳軍，好像氣消了些，

對他諷刺：

「想不到吧？我回來了，飛到××，放心不下，讓『他』自己去×××××，我就回來了，剛下飛機……多寫意呢，軋妍頭，剛剛碰到。想不到吧？我——回——來了。」

她拉長聲音唱歌似的說着，諷刺着，並且的發洩她的嫉恨；但站在南窗下的陳軍仍舊緊咬着牙齒，一句話不說。大概他恨透了。他盯着他的健壯得像黃牛的身體

，盯着，盯着，忽然怨恨的顫着聲音哭訴起來：

「我這樣的爲你，沒良心……你詭用你的名字存銀行幾百萬就存幾百萬，說做生意就生意，那一樣不依你，連那蠢豬我都不管，我憑什麼這樣的爲你？沒良心，軋……我還不是爲我們團圓下半世，過快樂的日子，你竟……打我，罵我滾……你這個……哭哭，媽媽啊，媽——媽——啊……我命苦，遇到沒良心的——人……」

她哭訴着，健康紅潤的大臉盤上滾着淚珠。陳軍似乎聽得不耐煩，也許是還有其他原因，走進內室去了。她瞬着淚眼盯着他進去；於是她也站起來跟着進去了。

斷斷續續的訴說還從半掩的門邊傳進王維實的耳裏，摸約有十分鐘，突的聽到她的笑聲，和「倖倖」的噴罵；又聽到陳軍的帶鼻音的笑和「你快洗澡」，再摸約十分鐘，內室的電燈熄滅了。隨之而起的是放縱的嬉嬉聲浪……

這一切都以那樣粗俗的動作，那樣放肆的話語，那樣醜怪的嘴臉演着，王維實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聽覺與視覺；然而，這是事實，活生活的擺在眼前，活生活的聽到看到，使他無法懷疑。他們互相罵着禽獸，互相撕打着，但又那末快的互相嬉戲着，放肆連房門也不關攏。好像狗鬩，剛剛死命咬鬥，忽又追逐起來。王維實渾身生起雞皮了。他細細的想一下，從昨日下午到現在深夜，他像在看一部醜惡的電影，他看到陳軍伸手向淫穢的人家的「五姨太太」要錢揮霍，過着奢侈放蕩的生活；他看到那位高大健壯庸俗的黑衣女人，顧着高聳的乳峯，向一個貪婪的肥胖老年奸商要錢，拿來收買淫樂，而那個「肥豬」則戴着紳士的面器，用着鬼計和陰謀四處搶錢，吸食人民的血肉，使自己肥胖得有一噸重，到處排洩着奢侈淫穢的細菌……這一連串具體的感覺與活動的形象，使王維實像患了急性瘧疾一樣全身發抖了。

「這是無恥！」他喃喃着，「這是罪惡！而我……」想起他所吃喝的冰凍飲料

，昂貴的外國白蘭地，豐盛的菜肴，是污穢無恥罪惡的交換品，他感到連腸胃都要翻滾起來。他激動的矚視全室，覺得充滿着凍結的無恥空氣，內寢室的男女鼾聲增加了這無恥空氣的重量。他呼喚困難，頭痛，心跳，發燒。

「我不能留在這裏，」他告訴自己，「我必須離開這裏。」

他從小鐵床上下來，穿上自己的綠布制服，從床下取出灰布提包和油紙傘（這是茶房給他安頓的），扭開門，走下樓，像逃出地獄似的逃到街上去了。

夜風是清新的，他抬頭看着烏藍色天上的星羣和下弦月，深沉的吐了一口氣，覺得心情輕鬆了許多，激動已過去了，作怪的他開始有些不滿意剛才自己發病似的激動。「何必這樣呢？」他想「老陳對自己的感情並不壞的，」於是他想起陳軍的直覺而誠懇的赤紅臉孔，以及他對他所說的話，一切由你經理，月薪暫定五萬，家眷生活費由公司負責。「他的心一震，好像有一隻魔手抓着他的頭髮。「這是一個機會，但是……即使不辭而走，也應該留一個地址給他，老同學……」但立即感到

羞恥了，他以剛才的激憤與強調的不信任來保衛自己，「老陳是吹牛，即使：總之我不能……」他想起自己做的墜飛機的惡夢，搖搖頭，「我不能，總之。並且他們的生活是污的……」他似乎重又感到心境平靜了。

「先生……」一個花衣服的女人從牆角的暗影裏閃出來，看了一眼他的灰布提包，又閃回暗影裏去了。

「可憐，」王維實對自己說。「可憐」。

忽然他想起陳軍塞在他的灰布提包裏的一張紙頭，他驚駭了。莫非陳軍有什麼陰謀麼？他急向提包裏找出來，打開在路燈下一看，是一張××銀行的支票，上面用自來水筆寫着一萬元。

「他用錢收買我，」王維實慘笑。「這是作惡的錢，污穢的錢……」他很想將這張一萬元的支票撕掉，或送給那站在陰暗牆角的女人；但他沒有這種「大氣魄」，他是一個性格平庸而頗正直的貧困的小學教師啊。「同時陳軍的赤紅臉孔又湧

上他的腦際。他祇能握齊支票慘笑。

許是將近午夜後三點鐘了，距離黎明還有二點鐘，這不長也不短的時間距離，在疲倦了的夜行艱難的。人是王維實走在冷寞的街上，提着灰布提包，夾油紙傘，想起從昨日下午到現在的離奇遭遇，感到脚步異常的沉重……。

一九四三，八，一〇——一五。

# 失眠

星期六下午，當羅維基正在「文藝之家」的宿舍裏，準備用「睡」來忘記現實的時候，他的靈魂的責難者——如他自己所說——沈靜小姐的信，像一隻靈巧的白燕似的飛到他的眼前來了。

「……星期日上午我進城來看你，」她這樣親愛的寫道，如同在他的耳邊細語，「我想，這一次你一定不會用失眠的蒼白臉色接待我的，並且，你一定可以將這一星期的寫作成績讀給我聽的，」於是像往常一樣，她加重語氣，「我有理由相信，我的基決不會使我失望的……」

羅維基坐在床上，將兩隻腳放在棉被裏面，讀着這一封信，他的由於思想過多同時或者由於睡眠過多的蒼白臉孔上浮出苦笑，略帶疲憊和紅絲的眼睛似乎羞怯的

瞬視着，彷彿他的靈魂的責難者沈靜小姐已經站在你眼前，彷彿他不好意思面對着正視她一樣。

「她是對的，」他想，「她的由衷的懇誠和正面的責難。」他搔着頭髮，「但她也得替我……」他自覺爲難起來，不能再想下去，他知道，即使他用「我生活在這充滿着滑稽到可驚程度的故事的空間裏面，感受如此龐雜，心境上奔馳着畜牲們的蹄子，空氣惡毒可怕，我怎麼能有心緒寫作呢？」作爲辯詞，沈靜小姐的眼睛也會比語言更明朗的答覆他「你的毅力呢？」的。以前當他向她辯解寫作困難的時候，他常常遭受到這可悲的失敗的。

「明天她進城來了……」他帶着近似甜蜜，又近似終歸將不免被「無言的責難」的心情，從床上起來，在房子裏來回的踱步，他瞟了一眼D和E的床，他們似乎睡熟了，靜靜地沒有聲息，他想，現在正好寫作，無論如何還是坐在桌子前面去強迫自己寫一點罷，有多少在內心孕育着的思想感怨事件和人物要求着表現，只要耐

心坐下來，拿起筆，它倒便會那麼焦急的走到原稿紙上來的。是的，他知道得一清二楚的，他有過這樣的「寫作經驗」的。

他坐下來，如以前幾十次的情形一樣，他坐下來，面對着窗外沐在冷雨裏的一株凋零了葉子的槐樹，拿出原稿冊，翻開只寫了四五頁題名為「商戰英雄」的短篇小說稿，他讀着它，思索着它，於是。所曾經強烈要求表現的主題，人物，故事，環境，一二的回到他的記憶裏來。他彷彿看到一位可以代表一種類型的，手脚長，靠山硬，所謂有「特殊勢力」的人物，像見於日常坐在自備轎子上面或小奧士丁裏面的，出遊在第一流的粵菜館冠生園或第一流的川菜館九華源的，有着高傲的眼睛和貪婪的嘴唇的人物；他彷彿看到這種人物，把他的親戚契友組織成一支獵財的隊伍，在可憐的抗戰經濟商場上興風作浪，而他自己任總指揮，但不出名，躲在一種堂皇的名義下面，在差正嚴嚴的說「大道理」。羅維基看得清清楚楚，他的筆似乎在描繪着這種「英雄」的五臟六腑以及他的奇臭的靈魂；但他彷彿帶到那一「英雄」

的長得可怕的手，令人無法相信的長手，突然攔住他的筆，並且吆喝著：「不准寫！」

羅維基如同吃了一驚，不斷的閃動眼臉，隨即沉重的嘆息著；他想，他強烈要求接觸「英雄們」的靈魂，而客觀上却有所「不便」，即使嬉畫似的勾一幅素描的輪廓也似乎還要再三考慮的；他想，在這種情形下面，作品怎樣能夠達到深度和寬度呢？作品的生命又在那裏呢？在固定的範疇裏而唸唸有詞的所謂「作品」又有什麼價值呢？他合上原稿冊，霍的站了起來，對着窗外的槐樹嘆息道：

「如其說說，倒不如沉默。」

他在房子裏來回踱步，漸漸感到腦子脹痛，似乎有萬千的鋼針在那裏交互的刺戮着，並且逐漸感到腿酸，肩胛骨疼，如同往常一樣，重重的將自己拋在床上，他是有這種癖性的，每當他煩悶或受刺激的時候，他大抵向床上一倒，閉上眼睛，企圖以一睡了之。

但睡也並不是容易的，即使凝神靜氣近乎死人似的躺在床上，而腦子仍然是清晰的，並且起伏着可怕的思維浪濤，有如海濤的洶湧，似乎立刻就要將他淹沒窒息；於是，他全身躁熱，雙頰通紅，微微喘息，同時喉部作癢，好像要嗜咳，然而却沒有；於是他祇得再起來，重新在房子裏來回踱步。

如所有的文學工作者一樣，羅維基是善感的，容易接受外界的刺激，從而儘可能的使自己生氣，煩躁，悲哀，以及憎恨；他底這種「毛病」也許是神經質的人所共有的；然而這還是表面的看法，主要的是他有着鷹似的健飛的思想翅膀，和熱中於朝向太陽歌唱，即使在稍為比較人性的場合也會發出最爽朗的笑聲來的熱烈的靈魂。爲了這個緣故，文學成了他的事業。他是在服務於「大我」的前提下從事他的事業的，但唯其如此，事業的路子是艱難的，而窮，酸，硬的，「文人之路」又是可怕的，倘沒有堅忍的毅力，倔強的性格，寬博的氣魄，是不容易走得通的，甚至一下子就會跌倒而戴上「變節者」的帽子的，羅維基瞭解這個，經常地，他在戰

鬥狀態中，而靈魂則有如萬年的燃料在時刻的燒燃着。

他來回的踱着，看看窗外，冷雨下得更密了，那是怎樣稠密的冷雨，網似的飄降着，抑鬱而淒涼；於是，突然一種強烈的慾望襲擊他，很想盡情的賭博或盡情的喝酒，甚至跑到空曠的地方去對向天空呼嘯。

大夢誰先覺。

生平我自知，

冷房冬睡足，

窗外雨淒淒。

他聽到同房的D已經醒來，在吟哦着他所攷改的「四句偈」，一邊打着呵欠，一邊搥火柴和土製的呂宋烟。這是一位青色臉孔，愛說反面話，極饒吊兒郎當作風，各種小嗜好同他像雜文一樣雜的雜文家，他點了煙，看向窗外，對羅維基說：

「這樣冷雨天氣，豪富者有福了。鋼絲床，女人，雪爐。」他突然轉向話語

，「今晚該又停電罷，你不以為？」

「誰知道呢？」羅維基憤恨的說：「隔壁用汽爐享受自己的王八蛋多麼！」

「D 奇趣的笑笑，想起在報紙上請求節省用電的廣告中的「大概用電爐者頗多」的警語，他接連的說了幾個「有趣」。

「自然『有趣』，」羅維基說：「我們這城市有許多事情是全世界第一『有趣』的。」

「但我以為還不夠『有趣』到極致的。」

「這樣說，他早醒了。近來他也常愛說反面話。他是一位來自鄉村，極愛泥土氣息，唱着「泥土之歌」的農民詩人，前三個月他離開了生活將近五年的前方，到來這『有趣』的城市，起初他被這城市的各種有趣風景所驚慌，幾乎不相信他的感官是健全的，於是逢着友人，他憤激的訴苦着他的願感：

「我穿了泥十加汗臭的破軍服，從前方到了這裏，人家用驚奇的同時是鄙視的眼光打量我。」彷彿我是一個怪人……三個人抬一個，將人家的肩頭鋪成自己的路，這是什麼話！流蘇型的汽車坐着波浪式頭髮的婦人；走到茶館，客滿！走到戲院，客滿！走到旅舍，客滿！走到飯店，客滿！到處都是客滿！所看到的只是笑嘻嘻的自己的賭博和無恥的淫穢的眼睛。試問這和戰前——天津，戰前的上海，戰前的任何一個都市有什麼不同呢？……」

於是，恨恨的磨墨，揮着他的熟練的筆，將他的觀感，透過燃燒着的熱情，寫成詩章，向這城市宣讀；然而，他的血淚完全浪費了，一點兒都沒有反應。這城市却照舊每天哭天越發的有聲哭下去。

當時羅維基曾經用着似乎大澈大悟的語調對我說

「你還有類似痛哭流涕的寶貴感情對這城市；我呢，現在不單沒有痛恨，沒有憤怨，沒有悲哀，甚至連牢騷也沒有了。」

自然也不以為然，說這是「麻木」；但現在他已「無言」的安靜下來。除了額門上好像增加了些皺紋而外，在說着適合時宜的話：

「我只能實行『健康第一』了，吃點，喝點，玩玩，或者睡一下午，使自己的

靈魂在半睡狀態中安靜……」

羅維基咬咬牙齒，說道：

「這才適應這『有趣』的城市啦，咱們是同志了，」  
他大笑，以至眼睛都潤濕了。

「但我們這樣『有趣』下去，」E說，「恐怕要發霉罷。」

「當然要發霉的，」D接着說，用了一句名家的警語：「在鐵鏈與鐵砧之間討生活是痛苦的。——己要不發霉，又要不做『烈士』。」

D的青色臉孔上有一抹冷笑，彷彿頗為陰險的樣子，繼續說着他的話：「其實介在澈底與糊塗之間也未始沒有好處，——簡直大有好處的；若成爲」

烈士』，則被讚爲『生命的躍進，必然的發展』。否則呢，不外落得平淡的批評。他的意識本來我是糊塗的，『這是如何佳妙的中間地位，你們不以爲然？』

D吸了一口土製呂宋煙，臉上仍舊帶着一抹可怕的冷笑，而他的話則好像不吉祥的謔語一樣。

「至於『正義感』呢，D說，『是磨折自己跟自己爲難同一謔語的，你們不以爲然？』」

D再吸了一口葉子煙，蹲在床上，雙手放在膝蓋上，冷笑着。他這種作風，就像他的雜文。

羅維基感到自己的每一顆神經纖維都在顫抖着，因爲D的這些『謔語』是他早就體驗過而祕密地寫在日記裏面的，作爲自己心境上的不吉祥的梟鳥的叫鳴而保留下來的，而他是經常和這種『謔語』或『梟鳴』作鬥爭的，在內心生活上。現在D公然說出來，還是如何可怕的一種共同感覺啊，而且這感覺是如何微細和複雜啊，

難道這就是時代氣息，不幸的知識份子的命運麼？

這裏，他想起他的幾位同鄉，那些在十三四年前，全圖一腳踢翻世界，從而重新改造一切，叱咤風雲，時代的前衛者，現在却在主張着中學生必須讀經纔是真正教育之道的人物來，知識份子一與時代的脈膊脫節，一與歷史的軌道脫節，就會演出如此可悲的角色，莫非他也將走上他們的凍結然而自命「正確」的路麼？他和他們的命運是共同的麼？

「你說這些話，不害羞麼？」羅維基憂悒的蹙着眉毛：「你的頭腦雜到這種程度，當心有一天你會意識的走進地獄裏去。」

「你竟罵人了，」D說，「我的小說家，事實如此呀，」但他愁苦的皺起眉頭，「也許我們對自己太過於苛刻了罷？」

「實際上，任何問題，太過明顯露骨，則容易露出不潔的一面，」D插入說，「戴手套在手袖裏，」我們都瞭解知識份子的命運，及其應走的方向，唯其這樣，纔

時刻的把自己當成薪炭，不斷的燃燒，直到燬滅了自己！」

E也激動起來，他的眼睛也似乎有點潤濕。

時代日報的副刊編輯走了進來。他談了一些幾天纔發生的「笑話」，例如自己不做，別人做了，就嫉忌，就破壞之類，便開始提議買黃酒和花生米，於是上半分鐘便吃喝了起來。F和D是酒徒，常常愛喝一兩杯的，現在他們在喊着「四喜財」了，羅繼基瞧着他們猜拳，忽然狂叫道：

「來！我也跟你們猜！」

但結果他失敗了，被罰喝了兩口乾酒。

這時突然走進來一個烏黑的影子，還是廿五六歲的青年，菜青色臉孔，雙唇厚而向上翻起，他穿着單薄的黑布夾制服，草綠色單褲，破了的粗布鞋，他走進來，個個促如三匹怯生的野貓，他是來找E的，但他看到時代日報的副刊編輯E，菜色的臉孔突然泛溢起紅色，而且那末狼狽的訥着舌頭向E說了一句不濟楚的話就逃走了。

。這是很奇異的。羅維基和他見過幾次面，他知道是和E認識的，名字叫做石青。

「他有什麼事，」他問E，「這樣慌張？」

E看了時代日報的副刊編輯F一眼，說道：

「石青曾投稿給時代副刊，老F把他當作一般的投稿者，在啓事欄裏說，他的稿子不擬採用，這就是剛才他逃走的原因。」

F抱歉道：

「我不道知石青認識你呀，倘使藉由你轉交不就沒有這誤會可麼？」

D刀子似的淮進來：

「人家也有自尊心，即使文藝青年。」他青着臉說：「他以為你的時代副刊是時代的前驅，可以在那裏發聲的，而你忽然給退稿！」

「這沒有法子麼，」F辯解着，「一則不認識，二則水準問題，這怪不得誰。」  
羅維基感到大的激動，他替石青悲哀了。他知道石青口道邊的，一個中虛國文

教員，由於「正義感」，愛講點不和歷史相違反的道理，因之遭了嫉忌，本年暑假以後就失業了，從此他踽踽在這山城的街頭，寄住在友人的友人的房子裏，職業不能解決，企圖寫點文章換些生活費，也許有過以寫作爲職業的希望。但他遇到如此可憐的待遇。羅維基想，他的靈魂一定是深深的受到了創傷的，在同一方向的人們中間他都無法得到溫暖，反而好像遭到了打毀，這在稍爲軟弱的青年人大抵是無法消受的。

「這是一種刻骨的悲哀呵！」

他忽然有一種衝動，他戴了帽子走出去了。他走在冷雨淒迷的街上，給豪貴的汽車的輪子飛濺了一身的污泥，他走到石青寄住的地方，他摸上危險的樓梯，問一個中年男子石青是否住在這裏，給惡聲惡氣的答覆：「不知道，這裏沒有姓石的！」這很明白，石青寄住在這裏已經被厭惡到難以忍耐的程度了的。

「他怎樣生活呢，在這寒冷的冬天？」

羅維基走在廢爛的馬路上，已經是快天晚的時候，馬路兩旁的飯館在呼喊和敲着鐵杓，而在羅維基附近的一家下江館子，門口掛着黑木板，用白粉大大的寫着「飯」「書」「年糕」，他記起應該回去趕晚飯了，在歸路中的一家書店裏，他發現石青站在那裏翻雜誌，羅維基竟有感傷了，想道，可憐的青年朋友，他還在找「精神食糧」呢。他走近書店，但石青已經看見他了，臉微微一紅，用侷促的態度和他打招呼。

羅維基對他說：

「我們到外邊走走罷。」

他們走在街上了，然後走進剛才羅維基看到的下江館子。

「我們不要客氣，」羅維基說：「我們吃一點麵食，天冷呢。」

在態度上羅維基暗示着他們的命運是同樣悲苦的，不過石青似乎比他更多一種精神上的壓迫，文章還不容易有出路，但努力的結果可以改變的……慢慢石青低下

頭去了。

而我們一定可以渡過這寒冷的冬天的。

羅維基激動的說。

夜裏，他澈夜失眠。

第二天星期日。

上午九點鐘的樣子，沈靜小姐從近郊的X中學進城來了，她底臉頰是天然的微紅色的，她底身子是頗長而健康的，她有着溫靜的端莊的態度，當她聽人家談話的時候，她的誠實的清秀的眼睛正視着人家底面，而其靜靜的微笑着，她是有着英督徒式的教養風度和最進步的內在靈魂的，她在X中學教書，差不多隔一星期即進城來，羅維基，或羅維基愛着她。他們的友誼是有了四年的歷史了的，她比羅維基小二歲。

所以十五歲時他熱常常以年齡較長的地位來看待他所愛的人。

她給他帶來了一頂她自織的絨線帽子，替他戴上時，她瞧着她的蒼白的臉孔，但她不說話，微笑着，坐下來，叫羅維基給她倒的開水。好像她已十分明白，上星期羅維基有什麼成績。

「她又在我用這筆畫的畫難了，」羅維基想，為難的偷看她的甜蜜的臉孔，將頭扭向窗外。「她這樣子，比妻子更難堪。」

洗滌小姐微笑着，開始在羅維基的床頭床上搜尋換下來的襯衫內衣短褲，手裏之類，然後放在臉盆裏，蹲到院子裏，一聲不響的洗濯起來，如在她自己的家裏替弟妹們洗濯衣裳一般愉快，她看到羅維基的幾雙由長統襪穿破了底子剪成短直統的襪子是四面八方穿的，（這是羅維基發明的一雙襪常常五隻穿的「經濟穿襪法」），而兩件破了的襪子的襯衫是把扣子縫在反面穿的，（這也是羅維基的發明，她敲敲搖頭，憐憫着她的愛人的貧困，她知道，如果他能夠弄為「大我」服務的理想，

如一般人的自私，他的物質生活一定不會像現在這樣窮迫的，但他不能，正如她一樣不能。她知道他們的貧困原因，她爲這原因痛苦，但同時也爲這原因感到驕傲。

羅維基站在一邊，他感到不安，他看着沈靜小姐爲他做着這些洗滌的工作，內疚而且惶惑；但他又不能阻止她不這樣做，他曾用浪費時間和精神爲口實勸過她的，而她只是微笑着說，工作可以使精神更好，同時進城她也沒有什麼事的；總之，她在儘可能的將她的熱愛放在爲她的愛人的工作上面。

她的到來，好像溫暖的陽光一樣，使得和羅維基同住的D和E都有了工作的慾望，他們都在靜靜的寫作着，而羅維基也有着這種感覺，但他不能坐下來，他看着她的一雙手冷得通紅，在搓襯衫的時候，她的短到耳朵下端的頭髮顫動着，同時似乎在咬着牙齒，她的平直的背影是溫柔敏捷而剛毅的，看着她那努力工作的風貌怎樣的感動了羅維基呀。

着。

「別！你停下！」他突然叫：「我來洗，我來！」

他捲起衣袖，把一雙手放在衣盆裏面，亂忙忙的搶過他的一件襯衫來搓拉

沈靜小姐微笑着，看着他的激動得發青的臉，輕輕地用手膝觸着他的臂膀，那溫柔的眼睛好像在說：

「你走開罷，你這樣反而碍事的。」

羅維基完全懂得她底眼睛的語言，他叫：

「難道我就不會洗衣麼？一定要你的手凍得通紅麼？」

但是沈靜小姐的眼睛又說着這樣溫柔的話了：

「你會的，你什麼都會的，但是現在你走開罷……」

不能羅維基再堅持，他站在起來，在院子裏激動的走動着，彷彿他是給火燒了

一樣。

我？」

「她用愛和工作責罰我，」他痛苦的想，「而我報答她的愛和工作在那裏呢？」

他撲進房子，衝到屬於他的寫字台前，拿出他的原稿冊，發狠的翻動紙頁，彷彿它們得罪了他，在向它們報復似的。現在他有一種慾望在內心燃燒，倘使現在他能拿出一篇比較完整的原稿，坐在沈靜小姐的身旁，讀給她聽，那末，他就可以用爽朗無愧的眼睛正視她的溫柔的臉孔和她的會說話的眼睛了，但是他沒有，在原稿冊上儘是一些開始了幾行或幾頁的「未完成的構圖」，或者是某一個中篇或短篇的人物表，和故事結構梗概等等，一句話，全部是有頭無尾的東西，這是使他羞愧惶惑到極度的。這時候他像一個荒疏了功課的孩子似的，臉紅紅的在懊悔着平常沒有好好用功，到了被責罰的日子，無可奈何的，顯出愧怍的臉色，低着頭站在責罰他的人的面前。

但他又拿出唯一的盾牌：

「我生活在這充滿着滑稽到可驚程度的空間里面，我怎麼能有心緒寫作呢？」

隨即很快地他又感到這盾牌的沒有力量，他於是近乎發湧似的腦神經都感到在抽搐了。

羅維基在院裏洗滌工作，將衣服晒在院子裏，坐下來休息，她感到中間羅維基論寫作成績，只告訴他在學致裏她起床得多麼早，和早晨的空氣多麼適宜於肺部，她儘說她自己的生活多麼有規律，這就無異說：「一個人的生活沒有規律，當然就談不到生效澤的。」是聽着這些話，明明擺在她的眼睛裏，羅維基看得明明白白的。她只有囑她苦笑，裝假天真讚賞着她處理生活的辦法。

「那簡直絕對合乎科學啦！」

她微笑着，誠實的熱眼睛正視着他，那似乎是在說，那末看看你的蒼白臉孔上面所記載的你自己的生活方式樣罷。

中午時分，他們走到外邊去，羅維基打算用「好吃來」的大肉麵招待他的愛人；但沈靜小姐以爲這太奢侈，甚至她竟吝嗇得像一位鄉下的農婦，她說：

「好吃來的大肉麵，加小眼恐怕要五塊半錢一碗吧？」

「即使十塊錢一碗也得吃！」羅維基說：「現在只有人命和鈔票不值錢的時候，五塊半錢一碗的大肉麵算得什麼？」

「何必浪費呢？」沈靜小姐緊緊扣着他的臂膀，側着頭看他，靜靜的說：「四川小館子的紅燒麵，對於我們也已夠滿足了的。」

滿足！四川小館子的紅燒麵對於他們就已經滿足！他知道，即使冠生園的「明符蒸雞」或「清燉水魚」對他們也不會滿足的！而她連最普通的四川紅燒麵也說滿足，她在學校裏雖然吃的是「老師飯」好像比學生們的飯食稍爲好一點；但那也只有豆芽，榨菜，青菜之類，談不到脂肪，談不到適度的營養的。他想，即使殺一隻豬也不會滿足的呀！

「四川館子的紅燒麵放辣椒，」他藏住他的感傷，用一種假裝的不屑口氣說，「刺激利害，我們吃不慣。」

「可以叫少放一點，」沈靜小姐說：「而且吃點辣椒也好避避瘴氣。」她扣住他的臂膀在一家四川館子門口停住，石頭似的頑着不走了。

「別傻了，還是去『好吃來』罷。」

「不！」

他只好陪她走進那四川小館子，當紅燒麵端來的時候，沈靜小姐向他誇耀道。

「瞧，這麼多牛肉，這麼多……。」她吃着那紅燒麵，活潑得像一個孩子。

羅維基完全知道，她不外替他節省，好留下幾個錢早晨吃雞蛋。（她老勸他每天早晨要用開水沖一個雞蛋喝的。）以及爲了現在的積費低，這就使她在豪貴者一吃千金的現在，也像一個農婦似的跟他爭持着二元三元之差的麵食比價，她這用心，羅維基是很明白的，而且感到悲哀的。

從飯館子裏出來，他們在隣近山坡上的菜畦邊沿散步，羅綺基以憂悒而且悲憤的眼睛眺望着灰褐色的天空，這天空是跟他的心情一樣憂鬱的。不明朗，不凶惡，只是憂鬱的一片灰褐色，就像死了丈夫的婦人的臉孔一樣；從什麼地方有擊石的聲音傳來，那鞦韆的丁丁之聲，有如作作釘死人的棺材時所發出來的聲音，而且，一匹餓得連肚子都沒有了的瘦母狗，帶了兩隻頭大尾細的稚狗，癩癩的從他們的身邊走過……

世界是悲苦的。

羅綺基將沈靜小姐放在一塊大石頭上，而他坐在她的腳下，仰起頭，睜着潮濕的眼睛，對她說：

「誰，日子多壞沉重呵！」

她俯下身子，雙手捧着他的頭部，看着他的蒼白的臉孔，微笑着，她正式開

始：

「你昨晚失眠？」她撫着他的頭髮：「是誰？」

「嗯……我生活在這充滿着滑溜到可惡的泥濘中……他沒沒勇氣說完：『靜，你責備我罷，我的心緒總是海濤一般不安靜……』」

沈靜小姐撫着他的頭髮，側着頭沉思起來，然後慈和的用充滿着愛的語調細聲

說：

「我不知道這應該怎樣對你說，你是走着最美麗同時是最苦痛的路子的，」她逐

漸把臉頰依着他的頭頂，「我常常感覺到，你將自己的生命之火，猛烈的燒燃，對自己對別人要求更真更善更美，這是美麗的，苦痛的，不過，」她頓了一下：「你却

也常常怨得多做得少……」

沈靜將頭伏在她的膝蓋上了，他的靈魂在叫喊着，雙手抱着了她的腿部。她多麼愛着他呀，直深入到他的靈魂。

「靜！靜！……」

「抬起頭來。」她搖着腿子，笑着，「抬起頭來。瞧，那一隻青色的什麼鳥兒在菜畦裏唱歌呢。」

下午四點鐘，羅維基送沈靜小姐到車站，在車將要開行之前，她底秀麗的眼睛

②

「記住，下次你不能依舊用失眠的蒼白臉孔接待我呀。」

羅維基揚揚手，走在煩囂的馬路上，冬天黑得快，路燈已經亮了，迎着面，他看到一個長頭髮拖到肩部，豎起的假肩膀的無領青呢大衣，臉紅嘴紅，瘦削，廿七八歲的婦人，在張嘴打呵欠，好像她從來沒有睡夠足，想躺在馬路上睡覺一樣。他想，這疲倦呵欠後面，也許有幾個「可憐的小天使」在餓着肚子等待她罷？他底心即刻沈重起來。但當他向左面看去的時候，一乘由穿長衫草鞋的轎伙抬的藤轎子上面，一位穿駝皮領大衣的中年人，在彎着嘴脣看一本什麼書，他那懶散自若的氣派，恐怕是全世界所沒有的，這好像一把斧頭直向他劈下來。羅維基憤恨的揮過

頭，加快脚步，近乎奔跑似的，走回「文藝之家」的宿舍，憎恨的咒罵着。

「妖孽！混蛋！……」

他用了最粗俗的話罵着，在房內來回踱走動，腦子裏不斷的浮動着那疲倦的呵欠和傲慢的彎嘴唇的兩種形像，它們交互的閃爍着，帶着悲慘與醜惡的芒刺，他逐漸感到顫慄，脚酸，喉乾，於是他照老法子，重重的把自己拋在床上，企圖以「睡」來忘記這可怕的現象。

「你就是將自己的生命之火猛烈的燃燒，對自己對別人要求更真更善更美，」親愛的人兒的細語變成了雷鳴，在他的腦神經裏轟響着，「不過，你却也常常想得多做得少……」

他跳了起來，睜着冲血的潤濕的眼睛，再次的在房子裏激動的旋轉着，然後突的坐在書桌前，雙手捧住已由蒼白變成鉄青的臉孔。

D和E不在家，空氣靜靜的，天色漸漸的黑下來。

羅維基又會徹夜失眠的。

一九四二，十二，十九—廿四於滬。

# 地 下 火

一九四二年冬天在青島。

星期日下午五點鐘左右，李蘋接到她的老同學叫人送來的一封短信。  
蘋：

請於本日下午六時來我這裏，有一個朋友要介紹給你認識，志清即日。  
讀信後，她並不考慮將要認識的新朋友是誰，立即穿起絨青呢大衣，拿上黑皮手提包，如往常一樣不告訴她的母親一聲就走出了家門。

她沿着海濱馬路走去。

天色有些陰沉，風並不大，但相當冷。海水同天色一樣陰暗，滾滾着白鹽蛇濺

的波浪。三艘烏灰的日本兵艦，殘暴的鱷魚似的踞伏在海面上，它們好像逐漸向艦杙噓過來，那長帶子一樣的棧橋和龜形的小青島，現在已被軍事化了，不時的來往着驕傲的日本水兵。

她有點憂鬱，有點悲哀，又有點憤怒；她豎起大衣領子，低着頭，加快脚步，直向前走去。

她從太平路市禮堂門口經過。

這裏有如銀幕上的一個特寫鏡頭：

汽車，馬車，人力車，人羣，把這一段寬闊的柏油馬路的交通完全阻塞。頭頂或精瘦的紳士，從車輛里面跳下來，挽着特意修飾的豔裝婦人，滲和在蝌蚪羣標的人堆裏湧進大門。日本憲兵傲慢的亭下嘴角但又顯然的假裝微笑，在那裏歪着脖子走來走去。警員們認真而又驚慌的維持秩序。他們機警地閃着三角眼，提防着突然踢在警靴上的日本憲兵的堅硬的皮鞋。

大門口豎着一座用金紙色紮的牌坊，寫着大紅字：「青島特別市公署主辦：祝香港陷落特請程親啟老板今晚登台」。

而在附近的花崗石的牆壁上貼着紅綠色紙的標語：

「香港陷落表示英國勢力薄弱！」

「打倒英國是需中日兩國合作！」

「只有消滅了英國東亞才能真正和平！」

「建設大東亞使中國成爲王道樂土的國家！」

李蘋輕蔑的撇一撇嘴，但在內心却也有個憂悒的聲音：

「香港真的失守了麼？啊！」

兩個日本人站在石階上用攝影機對着這「熱烈的羣衆場面」拍照。他們的臉泛着如像把玩者所常有的笑容。李蘋一閃躲在一輛馬車背後，然後迅速的走開了。轉了幾條馬路，她走到了志清的家裏。

現在纔來呢。」志清推一推他的小商人式的紅蒂爪皮小帽，似乎有點不滿意，「瞧你的王錶，早過六點鐘了。」

「市禮堂門口擠極了。」志清的說。

「你不是可以不走太平路麼？」

「誰知道那裏有『熱烈的羣衆場面』？」

「鄧先生知道的。」志清斜眼瞥了一下站在窗下的一個黑哩噠西服的陌生人，

「他替我們預備了三個位子呢。」

「去聽程老板的戲？」

「當然哪。日本人『南進』佔領香港，咱們似乎也得高興高興。」

於是志清歎着意味深長的眼色向那位陌生人介紹：

「這位就是我的老同學李頌。」他再把爪皮小帽向後腦推一下，更顯出高高的

額部，「還是你自己向她自我介紹罷。」

那位陌生人走近李蘋面前，用外交家的姿態，側着頭鞠了一個躬，然後不慌不忙的從西服口袋掏出精緻的珠皮夾，抽出一張名片，遞給李蘋。

青島特別市警察局
特務科科长
鄧明
北京

一種近似本能憎惡街上李蘋的心曠，她恨恨的瞪了鄧明一眼，但立即像洩漏了某種秘密似內恐怖起來。她明白了，志清所要介紹給她認識的「朋友」，就是這位在敵人手下當特務科長的人了。她的背部一陣寒涼，像浸在冷水裏面。她立得站在跟前的不是人，而是吃人的豺狼。她想逃走，但一時間想不出理由，並且恐怕對方疑惑，反而顯出破綻來。

「李小姐，早就由志清告訴我你的大名，只是沒有機會相見。」鄧明合着雙手，冷靜的說，「你是志清的老同學，那，那太好了。」

最後一句好像暗示着「你們的事我完全知道。」

「噫，」她決定沉默，坐在椅子上。

她偷偷的注意觀察鄧明的動作，他的皮膚與臉色略帶黑色，身材不高，但極健壯，眼瞳褐黑，慣愛作警惕的閃動和堅毅的凝視。他的年紀約有三十四五歲，有一頭的黑髮。他似乎時時在思索一些祕密的事情而聳動着眉毛。這又使李蘋的背部像浸在冷水裏一樣寒涼起來。

「志清該死！」她憤怒的想，從眼梢瞥向志清。他倒平平靜靜的在微笑着。「爲什麼介紹這種人給我認識呢？志清該死！」

「我們去聽戲吧，」鄧明微笑着向李蘋邀請，「程硯秋的戲是不容易有機會聽到的。四大名旦呢。」

「我不想去。」李蘋連忙拒絕，口氣粘燥而堅決，「你們去吧。」她站起來，  
「我要回去了。」

「真是别扭，又不是請你去唱，」志清似乎生氣了，搶下李蘋的提包，「聽聽  
程老板的荒山淚也不壞呀。」

「我不想去。」

「別太客氣吧，」鄒明笑着說，「既然大家是朋友，何必拘束呢？」他站起來  
走向門邊，「請你們稍爲等等一下，我去汀一個電話，叫主辦人把戲票送來。」他  
拉開門出去了。

「志清，你這是什麼意思？把這種人介紹給我！」李蘋開始向志清咆哮。

「介紹給你認識呀。」志清裝傻。

「我認爲把幹特務的人介紹給我認識是一種侮辱！」

「你瞧，你暴怒得像一匹野貓了。」志清居然用諷刺的語調說，「事情並不爲

你所想像的那樣簡單啊。」

「當然不簡單。」李蘋繼續咆哮。

「這就對了，凡事必須思索，再三的思索；否則，只有像野貓一樣暴怒的份兒了。」

志清的內灼言詞和那種類似教訓心態度，使李蘋稍稍平靜下來。她問：

「那末，邵明是什麼人？」

「警察局的特務科長呀。」

「志清！你別再開玩笑好不好？」

「是你自己在那裏開自己的玩笑，這該我什麼事？」志清仍舊用諷刺的話調說

，「你跟我會還沒來過的介绍一個特務科長給你認識麼？我是這黨初維的人麼？」

「你爲什麼不明白告訴我呢？」

「現在還不到明白告訴你的時候。這还不是不信你，而是爲了工作上的必要。」

志清嚴肅起來，結束道，「總之，他所擔任的工作比我們更繁重就是了。」

李蘋側身頓想了一下，似乎猜出了志清的話的意義了。

「不過我總覺得鄧明可怕。你不怕他出賣我們麼？」

「出賣？你說得多好笑！」志清笑起來，就好像聽到小孩子式的最沒有分量的話。「剛纔他還告訴我，昨夜策鎮被捕的五個青年囚禁在什麼地方呢。」

李蘋睜大了眼睛，怔怔的問：

「我們的事，你全讓他知道了嗎？」

「還有什麼辦法呢？」志清懊喪的低下頭，「你知道，他的消息比我們靈通得多。」

「瞧瞧，幹些什麼……」

李蘋還沒有說完，門突然被有力的推開，鄧明滿臉怒容走進來，重重的坐在椅子上，在粗魯的罵著……

「媽的！留給我們的位子，給憲兵隊的那個姓甯的小子搶去獻慫了。媽的！惹到我頭上來了，我非得找點錯，揍他一頓不可！」

「這是什麼意思？」李蘋想，瞟了一眼鄧明的憤怒的黝黑臉色，「脾氣這樣暴躁的人也可能最地下工作者麼？」她在心裏冷笑了。

忽然鄧明跳起來，說是要去找主辦人說話，連志清也阻止不住他。

「這是什麼意思？」鄧朋走後李蘋對志清諷刺，「幾張戲票也值得這樣暴怒麼？」

「也許大有意思在。」志清平淡的評論着，「借戲票發一通脾氣也許與工作大有關係的。唔，一切都是機微奧妙的。」

「你得啦吧，我今天算倒霉！」

李蘋說完就回家去了。

## 二

經過了第一次介紹，鄧明就經常的到李蘋家裏去找她，好像他有這種權利。這使李蘋非常苦惱和恐怖。在她看來，鄧明總是用偵察的眼光注視她，如同一隻獵犬的眼光，沉毅而凶狠。每次看到這種眼光，全身有如針刺。她十分不滿意志清，覺得他這輩隨便的把自己的和女人的生命，尤其是團體的生命，放在鄧明手裏，簡直是一種不可饒恕的罪惡。雖然志清自認小「幼稚」，並且告訴她不必怕鄧明；但她認為這是志清在自欺欺人。根據她和志清同學時期的觀察，志清是一個神經質的人，容易滿春，甚至容易發怒，慣愛在幻想中冒險。無疑的這一回又是冒險，誤把幹特務的鄧明看作一個抗日的勇士。以後會有怎樣可怕的事情發生，除開鄧明誰也不知道。想到這個，她的背部又像浸冷水裏刺一寒涼起來。

現在，鄧明和李蘋在中山公園散步，坐在紫藤架下。李蘋看着前面的修剪相詞

兩條綠色軌道的冬青樹甬道，極力使自己冷靜。她聽到鄧明在憂悵的恨也似乎帶着驕傲的聲音告訴她一些事情。

「昨夜鐵路警察抓到三個破壞鐵路游擊隊，用鐵絲穿着手心……」他斜眼看了李蘋一眼，「恐怕局長要交給我辦吧？」

李蘋沉默着，仍舊凝視着那修剪成條綠色軌道冬青樹甬道。

「今天一早，憲兵隊會同本局保安隊一共開出八卡車，到鐵路沿綫去剿游擊隊了。」停了一會，鄧明又說，「大概又有一場戰鬥吧。」

李蘋移視綫看向山上的光禿槐樹林，她的心境跟光禿的槐樹林一樣灰。暗

「爲什麼要這樣零零碎碎的犧牲呢？」她聽見鄧明似乎在嘆息，「一次又一次的教訓還不夠麼？」

「這關他這個狗腿子什麼事？」李蘋想，「別以爲我是小孩，哼！」

「李小姐，如你回過頭來好麼？」

「你說你的就是，我聽著的。」

「現在敵人在青島的力量還相當強大，商店，學校，以上，全變成了機關槍陣地，高射炮陣地，」鄧明說，用手巾抹眼睛，「而在海上划巡着兵艦……」他將聲音放低，但清清楚楚的說出，「這必需有一個總的行動……」

「總的行動？」李蘋想，「也有什麼總的行動？好狡猾的煽惑！但我不是小孩。」她沉默着。

「是的，總的行動，尤其是內應外合……」于是她又聽到鄧明的彷彿頗為悲哀的嘆息聲，「時代太偉大，而我們太渺小了。唉！」

像被兇殘狡滑的貓所任意逗弄的耗子一樣，李蘋憤怒和恐怖得連牙齒都顫抖了。她死命的沉默着，連忙較粗重的呼吸也不透露一次。

忽然她聽到鄧明改用了滑稽的玩笑語調：

「嘿，我倒忘記告訴你局子裏的笑話了。」他像諷刺仇人似的說，「你知道，

本局的副局長——那個三寸丁的資本鬼子比正局長更威風？今天早晨正局長忘記對他說「喫哈喇古得伊馬士」，就給狠狠的打了兩個耳刮子，連眼鏡都給打在地下了，哈哈！」他大聲的笑着，「正局長只覺慌慌張張的鞠躬道謝了一句「喫哈喇左得伊馬士」，但是這却打了兩個耳刮子，黑臉臉上吐了一口痰，罵「叭葛牙鹿」呢。哈哈！這樣的傀儡戲，真有趣……」

李蘋站了起來，靜靜的說：

「我想我應該回去了。」

鄧明聳一聳眉頭，並沒有阻止她。

他們穿過冬青樹甬道，走在光滑枝幹的紫薇樹下。鄧明影子似的走在李蘋的左邊，側着頭，眼隨着嚴肅的光輝，對她說：

「很好。你很冷靜。這很好。」

「對你這個狗腿子，」李蘋惡惡的想，「比對畜牲更無話可說！」

他們繞過灌木叢，走出了中山公園，從匯泉外灘的海上吹來一陣一陣的寒風，呼嘯着，像憤怒的獅羣的咆哮，附近的高聳的密集槐樹林附和着大海的嘶聲。數個宇宙是震動而又肅殺的。

「今晚也許大檢查，」鄧明用類似見畏的語調對她說，「不必要的書籍信件之類最好燒掉，知這麼？」

「哼？」李蘋低低的哼了一聲。

海濱公園的蒼翠矮松林，在猛烈的海風中一如海濤一樣澎湃，滾捲着。水族館和遊憩亭的紅瓦顯得更紅。海浪打在石欄上噴着雪粒似的水沫，遠處的海浪則像鯨龍一樣翻騰着。這裏是青島最美麗的区域，一些壯麗的別墅，即使在寒冷的冬天也是有如一副鮮明的水彩畫的。

「我先走了。」鄧。微岸的硬着脖子跳上一架人力車，但聲音却是懇切的，「注意，今晚也許大檢查。」

「魔鬼！」李蘋鬆過一口氣那載鄧明遠去的人力車只管詛咒着。

三

晚上果然大檢查。在傍晚，當大檢查還未曾開始的時候，鄧明匆匆的帶了一包用蔴布包着的東西到李蘋家裏來。他一放下那包東西，就用類似進迫的語調對李

蘋說：

「這一包東西暫放在這裏一兩天。」

「你別亂栽誣人！」李蘋蒼白着臉孔大聲叫。

「注意，這是你的工作！」

「你別亂栽誣人！」李蘋繼續大聲叫。

「小聲點！」鄧明的褐黑的眼瞳射着銳利的光芒，「這是我們的寶貝，今夜你

有責任保管它！」

「你最好用槍打死我，別這樣卑劣醜陋！」

「什麼回事？」李蘋的母親從後房出來，牽着她的九歲的小弟弟，驚慌的問。

「李伯母，」鄧明微笑着對她說，「這是一包小東西，今晚暫且放在您府上。」

於是他不等到回答，僅嚴肅的看了李蘋一眼，便匆匆的走出門去了。

「還是什麼一回事？」母親又問。

「媽！」李蘋撲在母親的懷裏，「這都是志清害了我，他介紹我認識這個狗腿子……」

「我早就告訴你別跟志清他們來往，你偏不聽。這年頭……」

李蘋突的從她的母親的懷裏跳出來，走到那包東西前面，出力的踢了一腳，那包東西發出冥冥的響聲，似乎在警告李蘋「危險」。呵，危險！無疑請想是鄧明栽誣李蘋一家人的罪物！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呢？」李蘋母親拉着那藤箱包，「，噫是一個木箱子呢。」

「媽！我們把它丟到外面去吧！」

「這恐怕不行吧？」母親皺眉，「如果他明來找呢？像他那種人是不好辦的。」

「於是勉強安慰她的女兒，「他既然敢放在這裏也許沒有什麼危險……」

「媽！你不知道……」李蘋幾乎神經錯亂了。

夜裏十點鐘的樣子，檢查人來敲門了，李蘋的母親去開門，隨即鄧明陪同一個便衣日本人和兩個黑衣警察走進來。鄧明的態度是傲慢的，他用獵狗一樣的眼光注視由於憎恨恐怖而顫動着嘴唇，但又竭力故意裝做鎮靜的李蘋。他像法官似的詢問李蘋的母親：

「她是誰？」他用下巴撈向李蘋。

「我的女兒。」

「叫什麼名字？」

「李蘋。」

「在那兒讀書？」

「從前在市立女中。」

「她幾歲了？」

「二十三歲。」

「結婚了麼？」

「結婚了。」

「她的丈夫呢？」

「去世了。」

「什麼時候？」

「二十六年春天。」

「現在她做什麼？」

「在家照顧我和弟弟。」

「你們怎樣生活呢？」

「我的丈夫留給我有點遺產。」

「這房子是你們的麼？」

「是的。」

鄧明鷹似的在全房察看了一下，又向後房探了探頭，謙恭地和日本人說了幾句日語，日本人點點頭；於是他們開始向門口走去。鄧明臨走時，用腳踢踢那蓆布包的木箱子，疑惑的詢李蘋：

「這是什麼？」

李蘋用殉難者的眼睛死死盯着鄧明的臉孔；那臉孔顯然在快意的微笑着，她幾乎狂叫出「這是你這個狗腿子放在這裏的東西！」

「是一個酒箱子呢。」李蘋聽見她的母親用空洞的茫然的聲音說。

「唔，一隻酒箱子？」鄧明淡淡的說了一聲，走出門去了。

「媽！」李蘋撲在她的母親的懷裏，低低的啜泣起來。

「唉……」母親撫着她的頭髮，深長的嘆了一口氣。

#### 四

第二天清早，鄧明來拿那「危險」的木箱子，他以極愉快的聲調對李蘋說：

「很好，你很冷靜；母親的答話也很好，可見你平日有準備。這很好。」他讚嘆着。

李蘋憎惡的盯住他，堵着嘴，一句話不說。

「這是我們的寶貝呢。」她看見鄧明愛人似的撫摸着那木箱子。「沒有它們將會變成子聾子呢。」他愉悅的笑着，「現在我可要把它拿走了。」

李蘋凝視着眼睛，直視着前面，似乎沒有看見什麼東西，甚至不感覺到世界的存在；但作怪的沒有眼淚，她只是那樣木然的直視着前面。

「這是很平常的事情，」她聽見陳利安發出類似銅鐘一樣洪亮的聲音，「在鬥爭過程中，這是很平常的事情。」

李蘋一揮頭，看向陳利安，正逢着他的古劍似的閃着寒光的眼睛逼射在她的臉上。這眼光正是一個人的靈魂的暗示，比什麼都更明白的告訴李蘋，這新出現在她面前的陳利安，正和鄧明一樣是一個最澈底的戰士，一個爲「大我」跟敵人作殊死戰的最澈底的戰士。

她鄭重堅決的跨上前去，就像跨上火線去那樣，緊緊地握住陳利安的瘦手，以致臉色都蒼白了。她從靈魂里發出要求的聲音：

「請允許我參加比「救國團」更積極的組她，陳先生！」

陳利安回答她的握手，古劍似的閃着寒光的眼睛嚴肅的盯住她，似在透視她

裏去，她底生活就比沒有空氣的瓶子更空虛。同時鄧明的神祕行動，也似乎產生了  
一種吸引力。她的心理是這樣的矛盾，爲了失約，她竟足足的失眠了一夜。

那以後就連天連夜戒嚴。

在戒嚴時期，全青島的商店緊閉着門，武裝的日本兵，坦克車，機關槍隊，鐵  
器腳踏車隊，在馬路上威武的進行着。警察們兩對着牆壁，雙手垂直的站着，備一  
回頭，可以立即被擊死。夜裏，海上的日本兵艦射出探照燈，或者隆隆的向海外開  
炮。而在天空上，偵察機開始一隊巡邏着……。

「志清該不會出事吧？」李蘋每天在家裏焦急的想。

差不多像做惡夢一樣挨過了五天五夜，就在戒嚴解除那天晚上，她得着四次和  
不安的心情走去志清家裏。他不在家。她用以請志清交檢槍的鑰匙開了門，一切依  
舊，她放心了。

「她到那裏去了？」她自語着。在寫字台上，她看到一張紙條：

「明兄：來時請等一會，我去找蘋，即回。清留。」

「唔，他倒去找我了呢。」但一想到鄧明會來，她不安了。

她順手翻開一本「世界偉人傳」，看見了一張揉皺的小紙片：「今晚九時，我們得把緊急消息，用無線電發報機發出。明。」

有如一聲巨雷，李蘋全身的血液都似乎停止了流動，她頹然坐在椅子上，雙手掩着臉部。

門突然被有力的推開，她着驚的跳起來，慌急的向門邊看去，進來的不是鄧明，是志清。

「呵，是你呀，我去找你，你倒先來了。」志清喜悅的跟她握手，取下紅蒂瓜皮小帽，用手背去抹額汗。「最近你幹些什麼？自從把鄧明介紹給你認識後，你就藏起來了。」

李蘋的臉頰泛起了兩朵紅雲。

「鄧明來過麼？」志清問，四處注視着。

「沒有。我剛進來。」李蘋的臉頰更紅了。「近來鄧明好麼？」

「在大檢查後那天早上，他不是去你那裏拿木箱子嗎？」

李蘋連耳朵都紅透了。

「你受驚了吧？其實那是很平常的。」志清稍爲改變了帶諷刺的語調，「爲了保護那木箱子，他不能不這樣做。以前大檢查，當他派到我那一區檢查時，他也把木箱子放在我的泰昌店裏的，——他不是去你那裏檢查了麼？」

「爲什麼要這樣呢？」李蘋問。

「爲了比放在別處給別人檢查更妥當。」

「那木箱子裏面是什麼呢？」

「我們的寶貝。一個小小的無線電發報機。」志清笑起來，「嘿，這玩意，現在可不容易得到呢。」

「那麼鄧明是……」

「鄧明麼？」志清瞭解李蘋的意思，「鄧明是最完密最勇敢的組織裏面的一個戰士，一個最澈底的戰士，我們的抗日救國團是受他領導的。」

李蘋低垂下頭，覺得自己的眼睛有點潮濕。

「那天你失約後，鄧明說：『時代太偉大，而我們太渺小了。』那天是一種重要工作適合你做的。」志清的口氣似乎在譴責她。

「志清……」李蘋孩子似的喃喃着。

「其實這也難怪你。」志清握住她的手，「不過——我總以為你可以看出鄧明是什麼人來的呢。」

「志清，原諒我吧。」李蘋抬起頭來，滿臉通紅，潤濕的眼瞳正視着志清，「我多少看出一點鄧明的態度的。但是，」她的臉紅得像玫瑰了，而且呼吸有點急促，「在這這種賭博式的戰鬥中，在這和潛水艇式的戰鬥中，我……」她沒有勇氣說

下去了。

志清完全像決了心，他再一次的握住李蘋的手，安慰她：

「現在你來了，再好不過了。以後我們會更有經驗工作的。」

李蘋很穩固志清關於鄧明的一些事情。比如鄧明怎樣能夠在敵人的機關裏工作，又怎樣取得敵人的信任；同時怎樣在那種危險的環境中進行救國活動。但她一轉想，這些全是屬於最精妙和最勇敢的戰術問題，只有從實踐中去經驗，談不完，而且是無法談的。現在她只覺得鄧明偉大，有如一個全身閃爍着鋼鐵光芒的值得人們永遠崇敬的英雄影像。她只有向他學習，做他的學生。而且用比愛母親愛愛人更深的感情敬愛鄧明。——想起她自己的撒撒傳單貼貼標語，或口頭向人家宣傳宣傳的「救國工作」，那是怎樣的浮泛和不足道啊！

「鄧明爲什麼還沒有來呢？」志清看了看他的手錶，「現在已經過了九點鐘了

他在屋裏來往的躡着，神情逐漸不安，重新戴上小商人式的紅蒂瓜皮小帽，臉色陰暗下來。李蘋也不安了，同志清一樣來往的踱步。

「他向來沒有失信的呀！」志清又看錶，皺着眉頭，「莫非出了甚麼？」

李蘋突然說：

「有地方好找麼？我去找他！」

「沒有。」志清憂慮的答道，「沒有地方好找。在夜裏，他的工作多半是十分艱苦的。」

「啊！鄧明！」李蘋在心裏叫喚着。

## 五

鄧明果然出事了，在青島時報上用特號字標題，刊出這樣的消息

「青島特別市抗日救國團組織成者，×××首要，間諜鄧明（真姓名葉剛），

昨晚九時在市郊某處，彼正用無線電發報機報導消息，企圖策勵遊擊匪徒襲擊本市，聞証受審劇中。

李蘋在家裏捧着報紙，一雙手發惡寒似的顫慄着，那些黑鉛字像一顆一顆的子彈直射進她的胸膛，她不敢看，丟下報紙，縮在床上，雙手掩着臉部。但過了半會兒，她又不相信這惡耗是真的，她從床上跳起來，再拿起報紙，呼吸急促的忍痛再看一次，終於她流下哀慟的眼淚。

「啊！鄧明！」她一邊哭泣，一邊低聲叫喚，「啊！鄧明！」

她慌亂的穿大衣，打算找去志清，還未出門，志清叫人送信來了：

「我去看下母親。望你在家陪伯母，千萬不要亂跑！」

她撕碎了信，重新流下眼淚，躺在床上，哀慟的呻吟着：

「啊！鄧明！中華民族的勇士……！」

半個月過去了，鄧明被捕後生死毫無消息。在悲哀憎恨憤怒的沉重威脅糾纏中

向李蘋看來，青島的市民們似乎已經忘記有過這樣慘痛的一件事了，她覺得世界好像已經毀滅，毀滅後世界將是黑暗，所有中國人全數是沒有脊骨的軟體動物，只會在潮濕的地下蠕蠕蠕動。她幾乎感到全世界再也找不出這樣的「人類」，她悲哀，憎恨，憤怒，幾乎近於瘋狂。

最後她接到封夜焦急期迫的志清的信了。

蘋

請於本週五下午六時離我遠去，有一個朋友要介紹給你認識。志清即日。

蘋立即穿鞋戴帽，將幾次衣箱不告訴母親母親去聲，焦急而又勇敢的走出了家門。她沿着海濱路走去，靠海一邊的冬青樹已從深綠色的枝葉中插着圓燦爛的新芽，在初陽照耀下閃爍着油潤的光澤。她們帶着淚刺刺的飽滿盡力像現在李蘋的心帶着淚刺刺的傷痛。

她遠遠的到了志清的家裏。

「啊！你來了！」志清緊緊地握住她的手，面部在轉變，興奮而又親切地轉向一個陌生人，「這一位是陳利安先生。這是李烈。」

那個陌生的人給李烈提手。他的手瘦而細，像鋼絲一樣有力。他的領結紮在四十歲上下，戴着一頂同志帽一樣的小商人式的紅龍瓜皮小帽，穿着粗藍布長褂，黑布鞋。他的臉頰很瘦削，顴骨高聳起，像兩座尖銳的山峯對峙着，燈籠的鼻樑，山脈一樣直指着兩片有着稀疏的鬍子的菲薄嘴唇。他的頗為深陷的眼眶，閃着逼人的古劍似的光。

「鄧明怎樣了？」李烈急忙問志清，「有消息麼？」

志清低垂下頭，在磨動他的牙齒，沉默了一會兒，忽然抬起頭來，一字一句的，清清楚楚的答覆她：

「他給綁在柴堆上，」志清顫動着喉核，「全身澆上煤油，給活活燒死了……」

臨走，鄧明近走李蘋面前，似乎想跟她握手說「再見」；但李蘋石膏像一樣站在桌邊，鄧明嚴肅的正視她，細聲說：

「明天起戒嚴五天，一切注意。昨夜又在東鎮抓了七個。」他提起木箱子，聲音更嚴肅，「今晚六點鐘請你到志清那兒去，我們等你，有點事情要請你幫忙。」李蘋一直堵着嘴，盯住他走出門。

晚上她沒有踐約，她不敢去，她害怕鄧明。雖然她已大致的看出鄧明不會陷害她；但鄧明的神祕行動，使她無法不懷疑。而且，她以為敵人是陰險狠毒的，經常派遣一些奸細混進抗日團體裏來，以最激烈的抗日姿態出現，然後顯出真面目，將一些熱血青年像捉雞一樣捉去了。因此她連志清那裏也不大敢去了。固然她信任志清，信任他不會變節，但她不信任鄧明，倘志清不對她說明鄧明的地位，她是不能不像在搖擺的木柱上的蝸牛一樣，將觸角縮回去，用壳來防衛自己的，但她到底不是蝸牛。她又時常感到一種內疚，一種像犯了某種過失的不安，好像不到志清那

的靈魂；他却用相同父親那樣慈祥的語調對她說：

「可以呀，我可以負責介紹。」他的瘦手輕輕的牽着李蘋的手背，像撫摸女兒一樣，「其實救國團的組織也是積極的，問題在於怎樣工作罷。」

「但益，別忙。」志清愉快的露着牙齒對李蘋說，推一推小商人式的紅帶瓜皮小帽，使他的額部顯得更高朗。「你知道，蘋，陳同志是俺泰昌雜貨店的掌櫃，今天纔上任的？」

他們三個人互相對看了一會兒，愉快而又嚴肅的笑起來。

一九四四，五，十八——二十一初稿。

六，二重稿。

# 陳可爲

## 一

陳可爲的名字，在文壇上算是被人知道了。

他是一「××文學」的新編委員，由於精明和具有事務才能，編輯印刷發行均實際工作落在他的手裏；主編人力說文，「那個人以說空話著名，健忘，胆小，老是在鄉下從事大量寫，專向稿費多的雜誌送稿子的「老牌作家」，對於編務並不負責；另一位編輯委員林清泉，是一位好好先生，自然也樂得不管，他只是掛個名義，整天讀些世界古典名著。就這一點原因造成了陳可爲實際負責「××文學」的地位；而羞的是還不會在封面上印出「陳可爲主編」五個大鉛字罷了。

但在另一種雜誌「戰壕文藝」的封面上，陳可為滿足了這一點好像很普遍的一風頭主義」。這是用他自己的名義主幹的，「社」，「主編」，「發行」，完全由他一個人包辦，好在這是很容易的事情，紙張印刷有辦法措油，從新聞紙雜誌裏面剪下來的材料，再從「××文學」的稿件中留一些，稍為編排一下，印出來就是了。他承認「戰壕文藝」並不是第一流的文章雜誌，目的不外登廣告讓人家知道陳可為是主編文藝刊物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拿着這一份刊物去向各有關方面請求補助費。

為了達到這一重要目的，他把「戰壕文藝」宣傳為「抗戰期間唯一前綫士兵讀物」；不過，對不面，這是不定期刊物，——印刷條件困難呢。

陳可為對於「寫作」是有着驚人的魄力的，而且才思是多方面的；他寫文藝短評，詩，報告，散文，戲劇，甚至小說；而他在一篇「論民族文學的時代性」的大論文裏，這樣洋洋洒洒的寫道：

「現在一切的一切都是萬分之不足道的，應該火速地提出忠實的唯一之原則來重新估計一切的一切；這唯一之原則就是『民族至上』。我們試閉着眼睛，靜靜地思考一下，如果沒有民族，那還會有中國文學嗎？而，中國作家還有可能性存在嗎？……」

陳可爲的立論如此鮮明，文體如此漂亮，駁連力競文也大爲驚嘆，其影響之大，可以想見。

陳可爲也「論現實主義」的，他認爲「現實主義就是排棄過去，着眼點於現實之尖端，緊緊地擁抱住現實形像一種創作方法和主義」。這自然同他的「論民族文學的時代性」大論文一樣驚濤，一樣可驚嘆的。

他的作品呢？當然異常結實，站得住，可以「傳下去」；他從報紙上看到一點材料，忽然心血來潮：「嘿！這可以爲一篇小說呢」；於是他就兩天時間寫成一篇「血刃戰之夜」，在「××文學」上用鉛版製題刊登出來。另一篇三四萬字的報

告文學「魔掌裏底搏鬥」，把他自己作主人翁，怎樣在漢口因工作關係被敵人捕去，不屈不撓與敵搏鬥，受盡非人間的苦難，終於逃出魔掌。他用出他自己所能想到的讚美，把自己寫成超人性的英雄，連他自己看了也不能不叫好。這一篇「傑作」和屠格涅夫的重譯「前夜」一起在「××文學」發表，廣告上用大字特別標出：「本刊兩大連載」，他算是與屠格涅夫齊名。僅僅半年光景，陳可爲「創作」出諸如此類的傑作「將近十篇。等如向銀行存款一樣，他用這些「作品」作底子，實行「信用透支」；——他虛擬一個出版社的名義，一列的刊登他的將近十冊著作「即將出版」的廣告。這些著作中，包括了散文，報告，詩集，小說，文藝論集等

於是，陳可爲這名字，在文壇上，有如慧星突然出現，用一種驚訝的眼光看到了；而那些強烈愛好文藝，企圖以文藝爲事業，被人稱爲「文藝青年」，像被虎住了，謙卑的寄作品給陳可爲請求指正，或者請他寫文章，

支持他們辛苦經營的文藝雜誌。自然，陳可爲一律不使他們失望，他慷慨的給他們一些小文章去，隨時給他們回信談些「怎樣創作」，並且一定在信裏預告「最近我正寫十個長篇，不久即可脫稿」；那些不知高低的青年們把他的信用「作家書簡」這流行名稱刊出來，表示他們和陳可爲這個「名」作家是朋友；而陳可爲則在「××文學」上代爲發出消息：「新進青年作家×××主編之××月刊已出版第二期，內有陳可爲之創作小說，內容甚爲充實云」。

事實上明明白白，陳可爲是一個「名」作家了。

## 二

陳可爲的出身或者履歷呢？

〇州人，現在二十五歲，私立××中學高二年級肄業，一個小燒餅店老板娘的兒子，他算是從「底層」爬起來的人物。在學校裏的時候，「七七」就是說七七抗戰那

年春天，他和那級的幾個同學辦了一張壁報，攻擊那個組織的「愛精開」的同學。風波起來了。也照次地注的而許帶去。學校不許暗想。這是一條絕妙的計策。給陳可為戴世可的有絕無存。陳可為嚇出了汗。汗流浹背。這夜隨徒可事。

對勁說說

對於這種光榮傳績，陳可為除把自己升上教員地位外，有兩種不同的說法。他  
第一次說：……  
第二次說：……  
第三次說：……  
第四次說：……  
第五次說：……  
第六次說：……  
第七次說：……  
第八次說：……  
第九次說：……  
第十次說：……

關於這個問題，現，寂寞，不滿現狀的人，他用了另外一種說法：

……  
……  
……  
……  
……  
……  
……  
……  
……  
……

這兩種不同的說法，對於陳可爲，反正都是光榮的。

而陳可爲又怎樣成爲「××文學」的編輯委員的呢？這是力競文最爲清楚的。當穆偶而感到陳可爲的專擅行爲，將有奪取他的主編地位而代之的趨勢的時候，他就對他的那友們說道：

「陳可爲爲麼？如果不是我一手提拔，他還會有今天！在二十六年冬，他在武漢是一個流浪的小學生，有一天他親自送一篇稿子來，文章呢，似乎還通，人也頗精明；那時我們的「××文學」正缺少一個校對員，我介紹他做了這種工作。現在呢，居然地像一個作家了……」

不錯，最初陳可爲是「力競文的人」，二十七年春天，力競文因爲參加作家同盟的籌備工作，爲要表示他也有「幹部」，他給陳可爲一種跑腿的事務工作，介紹他認識了不少可以代表各方面的著作家，聞或寫信由陳可爲送去向著作家們拉稿。××緊急時，陳可爲先隨「民族文學社」到漢山城租房子；他一到，除開租安房子

外，立即接洽印刷將「××文學」復刊。自然復刊號由他編輯的。薄薄的一十六開一冊，十多篇文章中倒有五六篇是陳可爲的大作；其中一篇「山城文壇散步」，他是一個人可以代表一方的「大文豪」的體度寫的；但又頗像政客的口吻，他給這山城各文藝刊物的主編人及刊物內容一種近乎拉攏的讚捧，同時也謙虛地表示了一點某些地方似應加添或改題的意見。等到力競文和另外一位股委林清泉帶家眷到來這兒山城，在鄉下忙了一個多月安頓家眷的事務以後，陳可爲已成編「××文學」四五期了，寫了十幾篇洋洋洒洒的「論文」和「創作」，在那裏用特別刺目的標題刊載了。而且，陳可爲的突擊作風似乎收到成效，他好像已經從「力競文的人」變成了「方鎮儀的人」，幾乎和力競文處在同等的地位了。

原來「××文學」是「民族文學社」發行的，而民族文學社是文化界袁方鎮儀所創辦的，成立於武漢，現在已經有五年的歷史了，方鎮儀每次收到力競文的文章，雖然因公務冗忙沒有細看，但在目錄上總時隱時顯陳可爲的堂皇大題目；因此在

次社務會議時，他歪了一眼陳可爲，頗有賞識之意似的微仰着，頷說：

「噢，原來你就是陳可爲。」

散會之後，方競文用一種嫉忌的語調對陳可爲說：

「可爲，你眞算努力，替我編了這幾期，又寫了那麼一些文章。」

陳可爲平靜的說：

「這沒有什麼。文人在戰時能夠做的不外這一點點；而且××文學是我們唯一

文藝刊物，應該儘可能使它充實和不脫期的。」

力競文不斷地閃動眼淚，一會兒，多縐紋的臉上泛出笑容了，竟附和說：

「是的，是的，我們應該儘可能的使××文學充實起來，使它成爲代表我們的

權威刊物。」

過了一星期，方鎮儀下了一個手條。正式委派陳可爲爲「××文學」的編輯委

員。這使力競文感到眞正的威脅，他決定振作，由自己集稿編輯；但他還在鄉下這

樣計劃的時候，下一期的「××文學」已經出版了；並且再下一期的「要目預告」中有他一篇現在連題目都還沒有想到的創作小說！接着陳可為的催稿信來了：

「義兄：

請千萬將預告中的創作小說寫出寄下，因為我們必須使刊物按期出版

。稿，請準本月十五日以前寄到付排，勿此，祝安！ 弟可為上。」

如同所有突然受到威脅的人一樣，力競文連苦笑聲都發不出來。他相當生氣，打算立即進城譴責陳可為幾句；但這幾天太陽嚇人，說不定有空襲。城裏的防空洞也委實不衛生，而且誰知道炸彈落在什麼地方？胆子比他更小的三個孩子的母親，他的妻，婆婆孀婦地說：

「你進城做什麼呀？又不是月頭月尾拿薪水的日子；留在家裏看孩子罷。你看，天晴得多怕人，一點雲影都沒有……」

愠意仍未打消，覺得很不舒服。他總從比不管××文學的編務了；但這一不管

又將失去一筆稿費；並且，力競儻是個人，地位到了副主任，這一面的人事關係更不能失去的。其實即使消極，人家也不大放在心上的。他老是住在鄉下，倒不如乾脆照舊掛主編名義，由陳可爲去幹，這與他似乎沒有什麼損失。他咬一咬牙齒，給陳可寫了這番的一封信：

「……小說即動手寫，刊物編務勞你和清泉多負責，下星期我或可進城。」

競文手書

力競文真的在十天內按照預告的題目寫了一篇小說，刊出後，在目錄上是加花邊的特號標題，而文章放在第一篇，全頁直行排，在編後記裏這樣介紹着：「這是名作家力競文先生抗戰以來的第一篇力作。」同時許多的稿費也由專人送來了。

力競文縐起眉毛絲絲皺眉嘆息道：

「唉！陳可爲確也有點聰明。」

這是陳可爲的房間，在寫字台的右壁上掛了一張他自己的八寸放大像，單眼皮，薄嘴唇，小鼻子，圓扁的臉孔宛如平板的鼓子；像片之下釘了一排寸釘，掛滿了一些用鐵夾子夾的「××文學」編排草樣，封面插畫，開會通知，以及當天應辦事項的紙條；而在書桌上一把算盤壓着一些原稿和信件。這些物什的外表同樣可爲的西服一樣，整齊而清潔。

現在陳可爲兩手交疊在腦後，躺在床上幻想，他想到現在他所處的地位和將來的出路，他兀自發出笑聲來：

「嘿，現在我總算走上文壇了。」他想；「我的作風，文壇上的熟人們——那些新式的寫秀才們，也許要側目的；但是管它，各人有各人的做法，各人有各人的路子，他想：「我只要我的名字在文壇青年中傳揚出去，成名；並且在「社會上建立

各項與自己有益的人事關係，我的前途並不就從此光明了些？唔，我正要到「抗戰建家」呢。」

他笑得很開懷，覺得這「抗戰建家」很有趣；就像一般商人們想到「囤積第一」那樣，不由得要笑起來。

霍的跳從床上跳起來，在搗斗裏拿出一封信細細的讀着。這是一位名叫柳風小姐的信。前二個月她投給「××文學」一篇小說；如同一些對女性作者特別感興趣的編輯先生一樣，陳可為立即給柳風小姐回了一封信；「你的作品，我打算採用」，他這樣寫道：「希望我們能談談……」；自然，約定時間「談談」了，在雲園喝了一杯咖啡，他發覺自己弄命定愛柳風小姐不可了。她是一個銀行家的女兒，正在大學里讀書！

柳風小姐的小說在「××文學」發表出來，陳可為在編後記里介紹道：「柳風是一個生疎的名字，但不是一個生疎的作家；他（這里不用「她」是有用意的）不

願意以過去的名字號召，願以作品和讀者對面……」；於是柳風小姐立即來了一封信：

「……我怎樣愧慚呵！我不是什麼作家，我只是一個正在學習的青年呀！先生！不要再給我什麼作家的頭銜了，我難爲情得要死；但我一定繼續努力學習的……」

陳可爲每次讀着這一封信，微笑了之後，近乎憐憫似的說：

「小孩子，這樣的小孩子永遠不會成名。」

他把信放回抽屜里，踱了十幾分鐘方步；拿起算盤敲了一下四處收到手的「職壕文藝」的補助費，隨即連忙穿起鮎魚似的黑點灰西服，拿了手杖走出門去了。

他到那裏去呢？他去找中國日報的總經理路前接洽一件要公。

最近中國日報發生了工友怠工的事情，陳可爲知道，這中國日報的有力支持者是董專會的孟致產；現在因改派路前程任總經理跟和報館和過十年以上歷史的原任

總主任發生了「誤會」；那總主任竟動工友怠工來爭取一種利益和面子。新派去的總經理「路前程」，爲實行「下馬威」，在多方托人另僱新工人，並且出重價，只要能衝破原任總主任的威脅，報紙早日復刊。陳可爲就爲這件事情去接洽的。

他見到了路前程，說道：

「我的朋友新從宜昌帶來一批工友，打算在此地開印刷廠；現在房子還沒有找理，如路經理有意，這一批工友可以到貴社工作的。」

對方爽爽快快的答道：

「這很好。那末，我們不妨具體的談一談。」

具體談話的結果，陳可爲介紹的一批新工友即日上工，報紙三日之內復刊，爲酬謝陳可爲起見，路前程答應他在中國日報每星期編輯三天新文藝「文種」副刊，其他四天仍用原有副刊名稱「綠葉」，另外派一位自己的主編。

陳可爲很高興，這一回他又實現了預期的計劃；因爲他知道路前程是孟致產的

人，他踏踏前程編文藝副葉，簡接就是孟致遠系統下的人了。——孟致遠是特任官，不但國內著名，國際上也很著名的。

他把「文種」編得相當有風格，用拍肩膀諂媚地拉到了一些較知名的穩健派作家的文章；同時經常發表一些「著作家同盟」的文件，（這是他向著作家同盟負責求來的），「文種」儼然有權威副葉的傾向了。

力說文見到他時，無讚道：

「老兄真有一手，『文種』實在編得不錯。」

陳可爲內心自然沾沾自喜，但外表却沉靜得很，說：

「文種如果有點可取，不外在於形式上的風格罷。」

這裏他忽然嘆息起來，異常嚴肅的說：

「你知道，抗戰到今天再也不能講『大同小異』，應該『大同小異同』的時候？但是，比如著作家同盟我們却不能起領導作用，落在『小異』的人手裏；尤其是

機關雜誌「著作界」我們沒有拿到手；你知道，他們是不聽話的？」

力競文不暇思索的附和道：

「是呀，現在不是講『大同小異』的時候。必要時我們得將『著作界』拿在手裏。——你老兄是很有編輯才德的。」

「前天鐵儀跟我談起，他也覺得有調整的必要……」

但對一些激情的青年人，他却說著作家同盟已經降到附庸地位，成了一種點綴品，腐化得十分可以，早就失去了著作家集團的進步性了的。

不久，「著作界」的投稿中發現了直接給陳可爲的借稿。主編人——那位當了雜誌編輯將近二十年的老編輯家，對於陳可爲的作風向來是搖頭的，他暗笑道：

「陳可爲也李要花樣嗎？早哩，再學習二十年纔來罷。」

陳可爲爲恨得牙齒發酸：先前他曾不斷地送稿去，總是弄不出來，只有很例外的一次，他的一首詩被刊在最後一頁補白欄裏面，作爲最壞的詩的一個例子。那個老

編輯家說：

「不管陳可爲用盡方法把他自己搞得發紅發紫，我編的刊物永遠不發表他的『傑作』；但請客吃飯之類是不會漏掉他的名字的——真是好笑得很……」

陳可爲就用「謠言攻勢」，這一手，在一個特定的時間之內，倒也有效的；使那些在現社會站在「唱老旦」地位的穩健派作家，對陳可爲也不能不畏忌他一二分。

「試試看！」陳可爲像應時而生的虫類，得意的叫開了。

#### 四

十月間有一個「照耀寂寞」的紀念會，這就是××逝世三週年忌日，十個文化團體組織了紀念大會的籌備會。陳可爲這位「名」作家，爲了自己所處的「客觀環境」，對於這個紀念會，自然冷淡得很；但當籌備會負責紀念特刊的羅維基拿了一

捲稿子到處找印刷所的時候，他忽發心動，對羅維基說道：

「把稿交給我罷，我有法子印的。」

「可是要一定能夠印出來麼？」羅維基遲遲疑疑的說。陳可爲的作風他是向來一清二處的；「這可不是玩的麼。」

「一定有辦法趕時印出來。」陳可爲堅決保證。

「那末，就是這麼辦。稿子封面我們全已編排好，就照這樣印，校對時通知我。」

「。」

紀念會在一個廣大的會堂里舉行，上午七點鐘，陳可爲元挾了幾本大會特刊走進會場。羅維基向他拿了一本，翻了一翻，臉色變了，封面編排完全改了樣子，陳可爲加了一篇自己的文章不要緊，要命的，他竟用自己的名義寫了一篇這樣的「編後散記」：「在印刷這份困難的今日，臨時想印一點東西，真是相當不易的事，這次××逝世三週年紀念大會特刊，最後把『編』『印』的工作推在我的肩上，自然

，這是一戰不容辭」，但怎麼印出來呢？最後終於還是中國日報的總經理路前程先生慷慨地爲大會解決了這工作上的困難，這是我應當代表大會向路經理致謝的……就此，姑算我工作的告成！」

這種把莊嚴的紀念大會，當作個人的工具，那麼大胆的公開向人家討好，更得羅維基氣得全身直抖；而更使他暴怒的是取消了「籌備會編印」的一行字，改用了陳可爲個人名義。他側着頭問陳可爲：

「怎麼『籌備會編印』的一行字沒有了？」

陳可爲平淡的說：

「恐怕排字工人漏掉了罷。」

「我去找你校對，你不是說照樣校對好了麼？」

陳可爲生氣道：

「難道有人故意取消籌備會的名義嗎？」

「你自己還不雪亮嗎？」

陳可爲舞着手杖說：

「是誰？你說出來。」

羅維基雷似地咆哮起來；

「你再搖手杖！」

「搖又怎麼樣？」

「你再搖一下看！」

陳可爲看了看將近爆炸的羅維基，怯弱的停止了舞手杖，回轉身去，佯裝老成持重的一連串說：

「豈有此理，豈有此理！」

豈示不值得計較，他挺着頸子走開去了。

將宣佈開會前五分鐘，陳可爲走上主席台去，拿動一下台布，拿動一下花瓶，

拿動一下椅子，表示他是紀念大會的唯一負責人；當主席團坐定之後，他悄悄的換着方鏡儀坐在一張椅子上，使台下二千多人認他也許是主席團之一；但僅侷促的坐了幾分鐘，他又走下台來，站在一個老作家的後面，諂媚地俯身在人家耳邊，嗶聲的嘖咕着，……

當晚，中國日報的總經理路前程坐在辦公桌旁，看了一看不知道那一個預先留下的××紀念會特刊，翻到兩頁的編後散記：「最後終於還是中國日報的總經理路前程先生慷慨地爲大會解決了這工作上的困難，這是我應代表大會向路經理致謝的，他點了點頭：

「唔，陳可爲還有點頭明。」

但忽然他又擡起眉頭：

「爲替××紀念大會解決了工作上的困難？而且是慷慨地？唔！這是從哪裏說起？」他上下閃動着眼淚：「印紀念特刊麼？我連知道都不知道！」他微側着頭，

摸着下頷：「唔，陳可爲這個人的頭腦？」

綠葉副刊編輯走進來說：

「陳可爲先生剛才來發稿子，說是總經理答應他，『綠葉』的地位多讓一天給他編的『文種』呢。」

那裏話！」

綠葉編輯又說：

「並且他常常送稿子要『綠葉』刊載，說是總經理答應他副刊全由他支配呢。」

路前程霍的從椅子上跳起來：

「你去叫他進來！」

「他已發完稿走了。」

「你立即打電話給他，各人編各人的，兩不相涉；並且告訴他，以後不要來待。」

我的同意，亂在什麼刊物里說我替他解決了什麼困難，尤其是關於紀念××的那些事！」

綠葉編輯微笑地走出去以後，路前程再次微側着頭，摸着下頷想：

「唔，陳可爲這個人的頭腦？」

中國日報的改派路前程作總經理，是孟致產的主意；但現在董事會的一部份董事支持了原任總主筆，而舊有工友也頑強的要求復工，他們雖還沒有越軌行爲，但揚言將有所動作。兩方面鬥爭着，孟致產有採取折充辦法的傾向。在這個時候，最苦惱的是路前程。陳可爲替他設計道：

「前程……前程兄，報社的事情我們當然不能退却的。」

「唔。」路前程用對待小職員的眼光掃了陳可爲一眼；「你這是什麼意思？」

「我是說我們不能受壓迫讓步；我們應該用一種方法對付他們。」

「用什麼方法？」

……

「比如，我們將機器損壞一部份，即說他個暴動劫持……這樣，我們必勝……」

「讓我考慮考慮！」

結果，陳可爲編的「文種」版排好突然印不出來。陳可爲驚訝地去問路前程，因公外出。「文種」接連三天沒有印出來。陳可爲知道發覺了，他寫了一個「文種停印啓事」給報社，請求刊出，挽回一點面子，路前程也置之不理。

他媽的，把好人當狗矢的混蛋！」陳可爲恨恨的罵道。

## 五

但陳可爲並不悲觀的，他的「奮鬥」精神很旺盛，方法也相當多的；他繼續實踐他的「奮鬥哲學」，隨時注意，緊抓機會，突然閃爍；這方面的「人事」弄糟了，他就從另一方面重新建立起人事關係；不久他又和一個留洋的大學教授搞得很好

，由他介紹一個主持「留洋學會」的主任理事，擔任會報助理編輯。這些「留洋人士」是享受慣了的，對於編輯什麼會報之類委實頭痛，就索性交給陳可爲去幹。

公公道道，陳可爲編刊物，在形式上，有點才能的，他把留洋學會會報，由公報形式變成了一般的雜誌。其次，他對於該會的一般工作，也很賣力氣，二月份的山城文化界晚會是由該會主辦的，這就由急好事功的陳可爲去籌備，節目預備得那麼豐富，邊疆苗民舞，苗夷歌謠，笑話，提琴鋼琴獨奏，電影，應有盡有，由於過度賣力氣，開會時，陳可爲不自覺的由唱節目的司儀變成了主持會場的主席。

這種「文化界晚會」，與一般時流的晚會一樣，有着戲園子里的窒息空氣和太太們呼兒喚女的嘈雜聲，當那一面拍掌一面扭動屁股歌舞的「新疆情歌舞」完畢之後，陳可爲在令人頭痛的哈哈大笑聲中，站在主席座位附近，一邊笑一邊喋喋報告節目：

「A！諸位諸位！這一個節目更有趣的更有趣的，是苗夷民歌，貴州苗夷擺貓

，還有還有，還有偽……偽滿州國滿民歌謠……」

陳可爲還沒有說完，忽然從觀衆座位上站起一個穿草綠色制服的青年人用東北口音抗議道：

「喂！你這些話是什麼意思？在這個時候何必說這種話？這樣的無聊，我退出會場！」

大家一齊向從人叢中憤然衝向門口去的那個東北青年，又轉過臉來看站在主席位附近的陳可爲；他們覺得這一個「臨時節目」比剛才的新疆情歌舞更有趣。但也有熱心人去勸那個東北青年不要那末煞風景，陳可爲就又說起話來：

「你誤會了，請聽我解釋」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

坐在主席椅子裏的留洋學會的主任理事對他喝道：

「你還解釋！」

陳可爲退在鋼琴後面，裹着單眼皮，背着扁平的臉站着。他聽到那個東北青年

被人家勸回來重新坐下去時說：

「他簡直在胡說嗎！」

這一幕當衆掃面子，陳可爲傷心透了，他覺得文化界裏的人都「不是玩意眼」；他熱心爲人服務，偶有誤會，他解釋都不允許！這是嗎回事？咳。他只有寫信給沒有看到這「傷心面場」的柳風小姐，約她星期日出來散散步，得點安慰。

這一個交關緊要的會晤地點，他預定在幽靜的××花園，到時候柳風小姐從學校裏出來會見了陳可爲。她並不怎樣美麗，但健康，活潑，有挺起的豐滿的腹部，馬似的隆突的臀部，昂首四處傲望，那些豪闊小姐們特有的氣派，陳可爲滿心悲歡，請她喝了牛奶，就開始同她向比較隱蔽的山坡上去散步。

女性特有的那種奇異的香味，窒息着陳可爲的嗅覺，使得他的所有神經纖維麻痺起來，他怔怔的說：

「柳風！我有幾句話對你說，你願意聽麼？」

「什麼話，陳先生？」柳風小姐睜着警惕的大眼睛：「你請說罷。」

陳可爲猶預起來，好不好對這位小姐說些比較親切的話呢？

「唉，我覺得人生是無聊的。」

原來是這樣煽熱的一句話，柳風小姐笑起來：

「人生怎麼會無聊！你看，樹木正在抽發嫩芽，充滿了生命力！江水滾動着，就像唱歌！人生怎麼會無聊！」

陳可爲全身的血流更加熾熱，這位他自覺「命定」愛上的小姐，到底是可愛的，百靈鳥一般。

「你說的話就像詩！」

柳風小姐嬌聲嬌氣的笑了，坐在一株槐樹下，雙手抱膝膝蓋着嘉陵江。陳可爲坐在她側左面，一眼看到她的隱約在夾絳綢旗袍下的腿部——那是怎樣的肥白！嫩羊脂似的閃着光澤和散着茉莉花似的香氣，陳可爲感到窒息般的顫慄。他很想一下

子就對她說出他的再也難於忍受的愛；但他又覺得似乎有些不妥；女性都是天生的  
患有害羞症，明明愛你，她也用拒絕的態度，他想，還是用動作試探一下罷。

他用出所有的勇氣摸了一下柳風小姐的小腿壯，說道：

「柳風，你沒穿襪子不冷嗎？」

她倉猝的跳起來，臉色變得像暴風雨時候的天壁，她嚴厲的說道：

「你真是最放肆的人！我還沒有看見過像你這樣俗厭的人！」

她一旋身，擺動起馬似的隆突臀部，走下山坡，頸子挺得筆直，倨傲而自尊。

陳可爲遲疑了一下；她在裝假能？他趕上去：

「柳風！你……」

「滾開！你這放肆的人！」

她連頭都不回，筆直的走出門，又筆直的走向回學校的路上去了。

「唉唉！我在做什麼事？」他喃喃自語，看着漸漸遠去的柳風小姐的馬似的隆

突覺鮮，肉體的感到疼痛；又彷彿遠去的柳風小姐帶走了一堆金光四射的金銀，——她是銀行家的女兒呀！

「唉唉！我在做什麼事？」

他衝動的想用手掌握自己幾個耳光，但全身無力，連手都舉不起來。

## 六

這半年來，在文壇上看不見陳可爲的用特號字標題的「傑作」去年用廣告預告的將近十冊的「名著」，到現在並沒有出版一冊；而文化界的任何集會也看不到他那單眼皮，扁平臉孔，矮小身材所構成的影子。據說六個月以前，「××文學」，因給陳可爲搞得希臭，實行改組；陳可爲給踢出來，交下五六千元無法報銷的賬簿，從此他就不見了。但前幾天魏文偶然在街上碰到他，急急忙忙的像一個小事務員。

力競文問他：

「陳可爲，久不見了；現在你在做什麼？」

陳可爲笑着答道：

「做點西藥小生意。」他說：「老兄要美國的『哈力護洛』魚肝油精麼？」  
據力競文對人談：陳可爲做生意倒是一個硬腳色的。

一九四二、九、九夜初稿、十、廿三重稿。

## 後記

當「瘋狂」發表以後，有不少的讀者寫信來問：「岳陽和清女士應該怎麼辦呢？」你爲什麼不給他們指出一條出路呢？」當時頗使我發窘。不錯，一個作者有義務告訴他的作品里面的人物「應該怎麼辦」或者給指出一條出路；但我並沒有這樣做，因爲我在「瘋狂」里面所表現的是呼吸在大時代重力的知識女性羣的心理與行爲。在暴風雨的大時代里面，她們是有出路的，而且應該是知道怎麼辦的；但由於各人的環境不同，性格不同，各人走了不同的路子，而結果全得到一個「不幸」。這不幸誠然是由各個人物的主觀所招致；但主要的還是應該由我們這個全世界

少有的罪惡客觀環境以及社會制度來負責的。因此，我們情清女士，劉英，小王，李芳，以及未出世的岳陽的伴侶。他們都是純潔的，無辜的，有作爲的；但是在大時代重力下，她們呼吸困難，甚至壓碎，這應該是誰的責任呢？誠然他們本身也應該負一部份的責任；然而我不願爲了這個而咒詛她們，我所能做到的祇是藉她們心理與行爲洗重的嘆息出；更緊蹙些罷，純潔女青年們！

「奇遇」是企圖剖出某山城的屬於「荒淫無恥」方面的一個醜惡橫斷面的；但我似乎沒有完全實現這個企圖，只寫出兩個不同性格的人物！陳軍和王維時。這是因想表現的材料太多，而寫作時間過於匆促。「奇遇」里面的故事與人物好像真有點「出奇」，然而我們試看一看所謂「東面司令塔」的山城以及西南其他各大山城，類似「奇遇」里面的故事與人物，不是十分普通而且被看作「平常」的麼？這種看作平常的故事與人物却是抗日民族革命戰爭中的可怕的蛀虫和毒菌，任何人都不能權利消滅它們。然而更可怕的是當我拿起解剖刀解它們的奇臭的五臟六腑的時候，我

却不大阻遏使用我的筆鋒，我只能轉彎抹角地「輕描淡寫」。這是我的悲哀，難於忍受的悲哀，幾乎可以使人發瘋的悲哀。

我將這種悲哀表現在「失眠」里面的羅維基身上了。

只求達到目的，不擇手段，無所不爲的可憎惡的人物，在被純潔的青年朋友們評作高尚的文壇也有的。他們自吹自捧，東拉西扯，造謠生事，一如政客，一如流氓；然而又儼然以「作家」甚至「文豪」自居，喊着「提拔新人」，喊着「指導青年」。這種人從政則是無惡不作無醜不丟的政客，從商則是國人皆曰可殺的奸商；然而文壇到底不是政治舞台到底不是商場作惡與欺騙終歸於被揭穿，因之「陳可爲」暗吹一通之後毫無所得，只好「改行」賣西藥去了。

以魔術，琵琶，耳胡，鑼鼓，馬戲班，作爲招待文化界的節目，甚至老是這一套，是滑稽的，可憐的；然而這滑稽這可憐是「一切從形式主義出發」而來，不足爲奇。耗費了大量的時間，耗費了大量的公款，即使與事無益，即使無聊透底，那

又有什麼關係呢？「會」總算開完了呀。

我有一種偏頗的見解，在中國，倘要真談社會變革，使人民大眾生活在平等自由幸福的新社會里面，佔人口半數的婦女不起來參加，是不大容易實現的。因此在我的作品里，凡有女性人物，我大抵給予鼓舞，即使是被否定的女性人物，我總也給予同情。（我堅信她們是無辜的）倘讀者因為我有這種偏頗見解而說我是一個「女權論者」，我是樂於接受的。

類似「地下火」里面的女主人翁季蘋那樣的新女性更加衆多起來罷。

梅林一九四五，二，五，於渝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九月初版 定價 元

# 瘋 狂

有 版 權  
禁 翻 印

著 者 梅 林

發 行 人 劉 震 宇

發 行 所 文 合 出 版 社

經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82

4.89 544

7